

從媒介生態更迭中再出發：

八位記者的流浪紀實

# 摘要

近年來傳播科技快速變化，不但社會型態因此產生鉅變，新科技更也打破了媒體界線進而產生科技滙流，使得平面媒體、廣電媒體、共同載具、有線電視及網際網路的藩籬、角色、定位都逐漸模糊。

而當平面媒體處於麥克魯漢所說的「淘汰」螺旋後，自一九九九年開始整體廣告盈收呈現負成長，二〇〇六年台灣報紙一口氣有六家熄燈打烊，數以千計的記者失業。受此影響，記者專業角色嚴重貶值，從監督社會的無冕王淪為商業化與科技化雙重衝擊下的現代報業媒體工人，大量遭解雇的記者形成「流浪記者」現象。

本文訪談八位記者發現，一旦對媒體產業的未來失去信心，連帶也對自己失去信心，喪失了新聞工作的認同與熱情，「一輩子當記者」成為遙不可及的夢想，選擇以生存作為工作心態。這樣的氛圍型塑出平面媒體記者「集體灰暗時代」，嚴重影響其專業角色。

然而以「媒體四大律」分析，紙張形式的報紙雖逐漸遭到網路媒體之「淘汰」卻不會消失，而是需要「轉化」。記者創作撰寫新聞「內容」的能力不因報社倒閉而消失，社會對記者的需求更將永無止境，記者應隨社會環境與新科技改變進而轉變並提升自身核心能力。

**關鍵字：**流浪記者、報紙產業、市場導向新聞學、媒體滙流、媒體四大律

## The jobless journalists in Taiwan:

### True stories

The media landscape in Taiwan has been greatly changed because of the emergence of new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and transition of market-driven journalism globally. For one thing, the newspaper industry's circulation and readership continue to decline and advertising revenues keep on shrinking since 1999.

As a resul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is century, many newspapers have experienced huge deficits; six were shut down in 2006 alone and thousands of journalists lost their jobs.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review and in-depth interviews of eight so-called "jobless journalists" who left or considering to leave the newspaper industry, this study finds many of these professional reporters are experiencing a crisis of confidence, no longer believing in themselves as well as the professional training. Most of all, they predict that the fate of newspaper has been doomed and journalism is hopeless and futureless.

The study records their true stories of how to rebuild confidence while facing the hardship both of the career and the profession.

**Keyword: jobless journalist, newspaper industry, market-driven journalism, convergence of media, tetrad of media effects**

## 壹 研究動機與目的

經歷過十九世紀的輝煌歲月，報紙產業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期達到巔峰，隨後即於九〇年代後期一路走下坡，讀者人數亦不斷流失。尤其當網路興起後，新科技改變了生活型態與閱讀習慣，閱報人口更呈直線下降。美國學者菲利普·梅耶(Philip Meyer)在他的著作《正在消失的報紙》一書直指：2043年春季的某一天，美國一位讀者把最後一張報紙扔進了垃圾桶後，從此報紙就消失了<sup>1</sup>。

2043年報紙是否真會消失，傳播界大師麥克魯漢稍早曾有不同看法。他認為一種新媒體絕不是為了幫助或補足舊形式而出現，但也不會「放過」舊形式，只會永遠不停地壓縮所有舊形式，直到為它們找到新形式和立場為止<sup>2</sup>。

二十一世紀進入網路時代，報業在被「新媒體壓縮」之際，縱使哀鴻遍野，但一波波裁員、整併、電子報、免費報、網路影音新聞等種種努力與嘗試正是舊形式報業媒體試圖摸索或重塑未來新型式的表徵。

目前報業正處於摸索、轉變的「過渡期」，各國皆已陸續傳出報社經營困難、大規模裁員甚至倒閉光景。台灣媒體大量解雇<sup>3</sup>記者「集體失業」的案例，以平面媒體報紙倒閉案例層出不窮最令人側目。自一九九九年因廣告盈收呈現負成長，創刊六十年老字號的《自立晚報》二〇〇一年宣布停刊，初生之犢《明日報》也在運作一年後於同年劃上休止符。二〇〇六年更是嚴峻，台灣報紙一口氣有六家熄燈打烊<sup>4</sup>，其中不乏當時號稱「三大報」<sup>5</sup>在內的報系報團關閉旗下經營不善

---

<sup>1</sup> Meyer 在書中表示，從 1967 到 2002 年美國的日報讀者數趨勢線以每年 0.6 個百分點的平均速度下降，若依此速度，2015 年將降到零。不過，衰退趨勢在 1991 年與 1993 年一度呈穩定現象，但估計到 2043 年第一季晚期日報就沒有讀者了（張衛平譯，2008，頁 3-18）。

<sup>2</sup> 麥克魯漢 1964 年所說。見汪益譯，1999，頁 138。

<sup>3</sup> 根據《大量解雇勞工保護法》：不同人數的公司解雇員工達一定人數者，即屬大量解雇。第二條規定：同一事業單位僱用勞工人數在五百人以上者，於六十日內解僱勞工逾所僱用勞工人數五分之一，屬大量解雇。

<sup>4</sup> 《中時晚報》在 2005 年 10 月 31 日停刊，2006 年停刊的報紙包括《民生報》、《台灣日報》、《中

的報紙；受到停刊潮的襲捲，數以千計的記者因此失業。

傳統依附在報業之下的記者原是一群學有專精的媒體知識份子，卻在新聞商業化的浪潮下逐漸淪為文化勞動者，被迫在報業蕭條、停刊中四處遊走。報紙衰退不僅對新聞業造成衝擊，記者集體失業與流浪現象以及如何從失業流浪中再出發，都成為值得關注的問題。

值得深思的是，報社倒閉、報業沒落、新聞行業衰退等現象是否代表了「記者」這個職業也跟著消失？前引菲利普·梅耶認為，無論未來新興的新聞業將以什麼形式出現，仍都需要大批具有職業道德和才幹的新聞記者，而且這種需求將永無止境<sup>6</sup>。「記者」這個工作不會消失，但須跟著新聞行業的興替而與時俱進。但在一波波倒閉解雇潮的「夕陽報紙產業」氛圍下，目前的記者圈士氣一片低迷，即使仍在線上跑新聞，卻深覺前途一片黑暗，呈現出集體灰暗現象。

本論文以研究記者的角度，從「人」出發，透過人物訪談方式，探究在當下媒體倒閉潮之際，線上記者與「流浪記者」如何看待自己的工作、媒體生態的轉變以及未來新媒體的樣貌。不論已離職或仍在線上的記者，記者的工作經歷對個人生命與人生生涯，是否具有什麼意義與影響。

此外，本文中所說的流浪記者，「流浪」一詞，原本帶有飄泊、沒有固定的居所之意<sup>7</sup>，本文所指的「流浪」，則指記者被迫離開媒體機構，面臨找工作、轉行壓力，因頓失生活經濟來源而稱之為「流浪記者」。本文將流浪記者分為兩類，因大環境或因故離開新聞工作，屬於「社會型流浪記者」；另外還在線上跑新聞，但對媒體現況諸多抱怨、缺乏改變動力與工作動力，對記者工作失去認同，工作

---

央日報》、《星報》、《大成報》等。

<sup>5</sup> 台灣當時的三大報是指《中國時報》、《聯合報》、《自由時報》。

<sup>6</sup> 張衛平譯(2007)〈正在消失的報紙〉,頁 240。

<sup>7</sup> 廖惠珠(2008),頁 19。

態度僅以生存為主，心裡上自我放逐的記者，則稱之為「心理型流浪記者」。

本文藉由訪談過程，希望能對比媒體生態近十年來的變化對記者工作的影響，因此受訪的八位記者年資均在六年以上，有三位受訪者擔任記者的年資甚至在二十年以上。八位受訪者中，有三位已離開記者圈，符合「社會型流浪記者」，五位是線上記者，符合「心理型流浪記者」，且因八位均資深記者，轉換新聞路線、跳槽或換媒體經驗豐富，分析記者失業、流浪現象，受訪者將更有所體會。值得一提的是，本人也是工作十年以上的記者，在進行訪談、觀察受訪者與書寫論文的過程中，猶如第九位流浪記者「置身」在本文中。

報社倒閉潮已經由點而線、由線而面的發展成爲一發不可收拾的流浪記者現象，衍生而出的是記者集體灰暗時代來臨，爲數眾多的「流浪記者」此刻如何意識到菲利普·梅耶所說的「社會對記者的需求將永無止境」的預言，意識到自身就是「文化金礦」？如何「掏金」、「冶金」重整甚至重塑自身能力，度過當下媒體產業與生態轉變的過渡期，迎向未來的媒體新世界，即是本文所欲探究的重點。

## 貳 媒體演化的螺旋

### 一 新科技打破媒體的界線

過去討論大眾傳播對與社會變遷往往著重在媒介如何影響社會變遷，將大眾傳播視為是塑造者或變遷代理者<sup>8</sup>。事實上，傳媒力量（media power）<sup>9</sup>可能隨著時代的不同而不同。卡里（Carey, 1988）認為，大眾傳播力量之所以有種種變化（如從有限到強大），根本原因是社會領域在此階段正在發生變化<sup>10</sup>。大眾傳播媒介並非單獨存在，媒介不只塑造社會也同時被社會塑造<sup>11</sup>。

在以前，或許數千年文字歷史才有一次活版印刷術傳播革命，但近兩百年的進步速度遠遠超過以往任何時代<sup>12</sup>，媒體正站在科技的肩膀上高速前進。近年來的傳播趨勢，從技術角度而言是數位化、互動化、寬頻化、E化與M化等，各種傳播媒體因新科技的改變產生「滙流」<sup>13</sup>，當前社會面對的可謂多重轉換的時代。科技打破媒體界線，科技滙流則使得平面媒體、廣電媒體、共同載具、有線電視及網際網路的藩籬、角色、定位逐漸模糊<sup>14</sup>，並有跨領域情形發生。例如網際網路除了ISP角色，也可做為網路電話<sup>15</sup>。

平面媒體報紙以文字與紙張作為傳播載體的媒介，也因著新科技浪潮而使其

---

<sup>8</sup> 陳世敏,1983年,頁1~9。

<sup>9</sup> 傳媒力量是指具有的發揮效果的潛力,尤其是有計畫起了效果。潘邦順譯,2000年,頁499。

<sup>10</sup> 潘邦順譯,2000年,頁499~502。

<sup>11</sup> 陳世敏,1983年,頁1~9。

<sup>12</sup> 程予誠,1998年,頁146~160; 陳世敏,1983年,頁1~9;汪琪,鍾蔚文,1988,頁1~20。

<sup>13</sup> 劉幼俐,2004年,頁371~412。

<sup>14</sup> 劉幼俐,2004年,頁371~412。

<sup>15</sup> 劉幼俐,2004年,頁371~412。

產製過程早已與十九世紀的「報紙」大相逕庭，或應以「新報紙」<sup>16</sup>來命名。過去的手寫新聞稿紙、人工鉛字排版等作業流程，如今已在各報社電子電腦化後改弦易轍，只不過最後閱讀人手中看到的仍是一份紙張報紙。

電信、媒體與網路滙流是否改變現有的內容或生態？美國學者 Dowling(1998) 認為，滙流現象有兩種公式，其一是「 $1 + 1 = 1$ 」的競爭性滙流（competitive convergence），意指兩個市場界線模糊，商品與服務可互換，如數位電視與網際網路滙流後成為寬頻電視。其二是「 $1 + 1 = 3$ 」的互補性滙流（complementary convergence），意指結合不同資源與能力即可產生新的功能，而與原來的個別功能互補；產品與內容雖基於其獨特性而仍繼續存在，滙流結果可讓其更為強化<sup>17</sup>。

Picard（2000）認為，科技滙流並不會為內容帶來革命性改變，只會產生新的規模經濟，變得更快速更有彈性、更回應消費者的需求<sup>18</sup>。

## 二 媒體四大律

即使科技滙流並不會為內容帶來革命性改變，但媒體力量的排名則因此逐漸清楚，即電視大於報紙而報紙大於雜誌<sup>19</sup>。被超越的「舊科技」媒體成為傳播生態的弱勢，取而代之的新科技媒體則一躍成為強勢媒體，「舊科技」媒體若無法快速轉型適應新科技，將處於被淘汰命運。

---

<sup>16</sup> 汪琪,鍾蔚文,1988年,頁27~48。

<sup>17</sup> 劉幼俐,2004年,頁371~412。

<sup>18</sup> 劉幼俐,2004年,頁371~412。

<sup>19</sup> 李宏麟在宋偉航譯的〈數位麥克魯漢〉中文版中的序言,頁7~9。

對媒體的演化與轉變，麥克魯漢與 Fiore 認為，我們總是透過後視鏡來看現在的一切，我們是倒著走向未來的。在面對全新狀況時，我們常會依附最靠近現在的事物不放，此即「後視鏡」概念<sup>20</sup>。若使用「後視鏡」概念幫助我們駛向未來，不僅需掌握過去的正确資訊，還要能從鏡子中照出剛剛走過的路徑以尋得暗示與跡象，得知過去與正要前去的地方有著重要的關聯<sup>21</sup>。換句話說，新媒體不會完全否定舊媒體，而是以最接近現在舊媒體的樣貌為基礎轉型<sup>22</sup>。

Levison 認為，媒體發展其實是為了補救先前媒體以更適合人們使用的過程，媒體演進歷史可視為「補救」過程，為解決問題而發明「補救型媒體」<sup>23</sup>。

麥克魯漢父子一九七七年提出媒體效應四大規律：放大(enhancement)、淘汰(obsolescence)、重拾(retrieval)、轉化(reversal)，用以闡述媒體演化的螺旋<sup>24</sup>。針對四大律對媒體的影響與發展，麥克魯漢提出四大問：

- (一).我們的社會或是人類的生活有哪些部分為這媒體加強或放大呢？
- (二).有哪些部分原本佔據優勢，但在該媒體興起後卻因而光環盡失甚至遭淘汰？
- (三)有什麼被該媒體從被淘汰的陰影裡重新挖掘出來？
- (四).該媒體在演化到了盡頭時，又搖身一變，轉化成了什麼別的東西呢<sup>25</sup>？

如電視是由收音機轉化而成，可說強化了人們視覺功能，使其一出現即淘汰了收音機，卻重拾了被收音機淘汰掉的「視覺」。

---

<sup>20</sup> 宋偉航譯,2000年,頁299~318。李蕙汝,2009年,頁12~24。

<sup>21</sup> 宋偉航譯,2000年,頁299~318。

<sup>22</sup> 李蕙汝,2009年,頁12~24。

<sup>23</sup> 李蕙汝,2009年,頁12~24。

<sup>24</sup> 宋偉航譯,2000年,頁319~344。李蕙汝,2009年,頁12~24。

<sup>25</sup> 宋偉航譯,2000年,頁319~344。李蕙汝,2009年,頁12~24。

Levison 認為，新舊媒體是融合而非完全取代，屬先前媒體環境加上一些全新特質而合成的全新混合物，具有循環與前進式關係。因四大律是一種始終不斷的媒體變化與演化螺旋，媒體可轉化成的東西也不只一樣<sup>26</sup>。此點又與前述，匯流的第二種形式「過去為一種媒體所提供的服務，如今可由不同媒體提供」類同。

現在的環境會促成更新的媒體產生，新媒體又影響著未來。新舊媒體的碰撞在特質上是融合，新舊媒體的關係是補救與共存，而非以新汰舊，但在經濟上卻具有排擠效應，即新媒體會迫使舊媒體的市場利益減少<sup>27</sup>。

此外在麥克魯漢父子共同發表的《媒體律》(The Law of Media)一書中，四大律的關係圖是並列同存，艾瑞克麥克魯漢強調四大律並沒有一個觀看的順序<sup>28</sup>。若將四大律應用在平面媒體報紙的演化，可發現報紙放大了視覺效果卻淘汰了口語傳播時代傳報人角色；重拾了古代竹簡與石雕刻字，但又比竹簡刻字更進步(補救)。報紙發展到極致，結合網際網路成為電子報、部落格、公民新聞等新媒體。

由於新科技近年來不斷推陳出新，以前從舊媒體變成新媒體要歷經數千年，如今電視才剛成為新媒體，不到數十年又被更新的科技淘汰成為舊媒體。至於報紙結合網路、影音新科技推出的電子報與影音新聞網，並未替報紙加分<sup>29</sup>，以致於經濟效應遭新科技媒體排擠。報紙雖未消失，但生存空間大幅萎縮，不斷傳出倒閉潮。報紙身處被廣電「淘汰」的螺旋之中，報業記者該如何自處、因應，甚至是否知道可應用四大律並針對鑲嵌於自身的智能加以放大、淘汰、重拾、轉化，是本研究的重點。

## 參 媒體生態更迭中的「記者」角色演變

<sup>26</sup> 宋偉航譯,2000年,頁319~344。

<sup>27</sup> 李蕙汝,2009年,頁12~24。

<sup>28</sup> 李蕙汝,2009年,頁12~24。M. McLuhan and Eric McLuhan(1988),頁129。

<sup>29</sup> 聯合報要求記者拍攝影音新聞,推出聯合影音網,蘋果日報所屬的壹傳媒2009年1月16日推出動新聞,皆屬此處所謂之「轉化」應變策略。

## 一 記者的社會影響力與智能

二十一世紀「內容」登上舞台成爲耀眼的「文化產業」，其結合電腦與網路，打破過去數個世紀以來書籍、報紙、廣播、電視、電影等各媒體互不往來的界線。

「內容」被賦予「位元」的數位特性，就像繡花針般地穿越並整合文字、影像、聲音、圖片。數位化內容就像「資訊流」可滙向任何媒體容器，當然多元媒介也滙流於內容的汪洋大海裡<sup>30</sup>。

雖然數位工具能提供更新的創作技術，但焦點仍在於內容本身的豐富度、品質、創意。數位世界以「低成本複製」大量釋放出知識的力量見長，但其複製的「內容」卻還是來自於好的原創而非複製，而創意的源頭仍舊深植於文化、美學與知識涵養；也因此，誰擁有文化、創意、知識的能力，誰就能掌握「內容」。

報紙作爲一種文化產業，擁有「文化產品」、「廣告」雙元特性<sup>31</sup>，前者所指就是新聞報導的內容，而撰寫這些內容的正是記者。

報紙透過高質量的新聞報導取得社會影響力與公眾信任，並據此讓讀者數與發行人增加，隨之而來的是廣告客戶增加，這是一種報社社會影響力的良性循環，所謂高質量的新聞報導，內容則掌握在記者筆下，是故記者扮演了社會影響力的關鍵角色。

十七至十九世紀的記者扮演著「媒介知識份子」角色，社會賦予記者貼近事實探知內幕、詮釋知識的特殊權力、在特殊的社會權力位置進行採訪，記者擁有「第四權」階級的社會地位，因而對社會造成衝擊與影響。

記者是知識的處理者，須將各種事件轉化成文字、影像、聲音等特定形式再

---

<sup>30</sup> 張寶芳(2005),頁 269~271。

<sup>31</sup> P.G. Picard 認爲,媒介工業非比尋常,主因是其發生運作的場域是一個雙元產品市場,媒介工業雖只製造一個產品,卻在財貨(即媒介產品本身)與廣告(將閱聽人的時間賣給廣告客戶)兩個性質迥異的市場活躍,財貨市場往往影響廣告市場的運作。見林富美(1998),頁 31~32。

傳遞給社會大眾<sup>32</sup>。沒有任何行業像記者如此倚賴工作過程裡所獲得的知識來建立本身的知識資本，進而再販賣這個知識；記者的價值就是他所知道的知識，也是他自己。<sup>33</sup>在他所屬的報社裡，記者使用他所生產的「知識產品」換取薪資。

也因此，記者與其他工作者不同之處，除了要有基本的資訊處理能力外，工作過程還須有知識的「進帳」，透過跑線專業建立名聲、人脈、累積專業知識、採訪技術與經驗等。「跑新聞」造就其主要的知識資本，知識就依附在記者身上。

至於如何選取新聞事件、詮釋、判斷、組織這些不斷湧入的知識資本，則又與記者的知識累積與認知基模有關。在專業路線浸淫較久或越是專家型的記者累積較多的「先前知識」與「先前經驗」，而認知基模即是由先前知識與經驗所組成<sup>34</sup>。其中基模的組織結構與特性並非一成不變，它永遠保持動態，會隨著接觸某類事物的經驗而改變<sup>35</sup>。

就處理新聞資訊而言，基模的主要功能在於幫助人們理解事件內容、消化吸收新資訊，使人能以其所擁有的既存知識來理解那些嶄新與未知部分，進而形成推論<sup>36</sup>。資深的專家型記者知識結構組織緊密，透過啟動基模，將新資訊與原有認知架構融會，其發掘問題的深度與廣度就越形複雜。

經驗就像礦石，每人從經驗中提煉出知識的能力不一<sup>37</sup>。記者每天的工作內容複雜多變，可說是一連串問題解決的過程與經驗<sup>38</sup>，其所擁有處理資訊及再生知識的能力讓其在解決問題時幾已成為直覺，憑直覺反應採訪對象、收集資料<sup>39</sup>。

---

<sup>32</sup> 彭后諦(2006),頁 18-29

<sup>33</sup> 彭后諦(2006),頁 29-37。

<sup>34</sup> 梁玉芳(1990),頁 10~17。

<sup>35</sup> 基模定義為在某一區域內,對某一客觀知識所累積組成的認知結構,其包含某些相關概念與這些概念的屬性,以及概念、屬性彼此之間的連結關係。梁玉芳(1990),頁 10~17。

<sup>36</sup> 梁玉芳(1990),頁 10~17。

<sup>37</sup> 臧國仁、鍾蔚文(1994),頁 85。

<sup>38</sup> 臧國仁、鍾蔚文(1994),頁 45；張寶芳(2005), 84:41-78。

<sup>39</sup> 臧國仁、鍾蔚文(1994),頁 73~86。

## 二 現代報業記者的社會意涵

十九世紀的報人到了二十世紀逐漸發展出每日撰稿採訪的「記者」職業，記者的社會位置逐漸清晰，教育水準提升，逐漸被器重為「專業」<sup>40</sup>。但現代報業逐漸企業化，記者的工作與社會意涵開始與十七至十九世紀大相逕庭。雖然其在社會上仍然擁有知識份子的地位，懷抱知識份子撰寫文章針砭時事的理想，但隨著知識經濟與文化產業的發展以及報業逐漸轉向資本主義市場機制靠攏，「記者」內涵已產生質與量的變化。

資本主義在二十世紀初的新轉折，就是由知識快速取代了傳統的土地、勞力、廠房、石油。知識成為新的經濟元素，基於知識而打造出來的經濟即是知識經濟與知識產業<sup>41</sup>，過去在產業中存在的專業階段逐漸被知識工作者取代。在知識經濟時代，能夠帶來經濟利益的知識資本可分為四大類，其中依附在人身上的知識意指受過訓練擁有專業技能的人，記者就是其中之一<sup>42</sup>。

雖然知識一樣「鑲嵌」在記者身上，但「知識」的本質另已轉化發展成「能帶來經濟利益的一種資本」。加上記者已成為一門職業，擁有知識資本的記者透過操控知識、詮釋知識生產「知識產品」換取薪資與生存。

記者既已成為一種職業並藉著知識獲取薪資，其與企業化的現代報社已然形成雇傭關係，其工作意涵可說具有「勞工」性質。只不過，知識經濟時代的記者某種程度仍懷抱著知識份子針砭時政的理想性，在新聞產製的過程裡握有詮釋知識的權力，因此此時的記者兼有「知識工作者」與「新聞工作者」身份。

然而，當市場經濟開始進入媒體時，記者身為知識工作者的社會地位與工作

---

<sup>40</sup> 彭后諱(2006),頁 18-29。

<sup>41</sup> 齊思賢譯(2000),頁 72-76。

<sup>42</sup> 齊思賢譯(2000),頁 72-76。

意涵產生一波相當大的劇變，逐步成爲文化產業下的文化勞動者，甚至是媒體工業裡的媒體工人。

### 三 商業化與科技化雙重衝擊下的報業媒體工人

一九七〇年代的石油危機引發一連串油價大漲、全球通貨膨脹與經濟衰退。爲維持利潤及生產水準，資本家擱置傳統製造業，轉向新興產業與服務業獲取利潤，文化產業遂成爲資本家累積資本重要的經濟產業。對資本家來說，文化產業一年可創造千億美金的經濟效益，確實是門好生意。<sup>43</sup>

報紙如前所述具有「文化產品」與「廣告」等雙元特性<sup>44</sup>。在文化產業當道且是門好生意的時代下，原本一份內容吸引讀者購買與閱讀的報紙在有了穩定且大量的閱報率與銷售量後，按理就有可產生龐大廣告收益。

但事實卻正好相反：新科技的誕生粉碎了報業「文化是門好生意」的美夢，連帶也把紙本的閱讀人口一併帶入了數位閱讀世界。數位世界幾乎打破時空限制，讓「複製」成爲在數秒內按個鍵盤的轉貼動作，透過網路更將數位內容「行銷」到全世界。憑藉著電腦與網路科技，重製與行銷成本低廉到幾近於零<sup>45</sup>，這些都是憑藉紙本進行傳播的報紙所無法匹敵。

新科技快速改變了一般人的媒體消費習慣，傳播新方法諸如部落格、即時通、手機簡訊、Podcasts 等，網路上「人人都能成爲記者」且不受時空限制，訊息或內容隨時隨地透過新科技傳輸並供眾人閱覽，電視、網路全天候播放與傳輸使得資訊取得越趨便利且成本低廉。大量的訊息分散了閱聽人的注意力，也讓讀者不出門便能知天下事，有誰還要出門買報紙？也因此，全球報業普遍遭遇讀者

---

<sup>43</sup> 馮久玲(2002),頁 1~25。

<sup>44</sup> 林富美(2006),頁 1~57。

<sup>45</sup> 詹宏志(1999),頁 6-37。

流失、閱讀率下降、廣告大餅遭分食的窘境<sup>46</sup>。

當資本主義滲入文化產業且網路科技改變了文化產業的載具面貌，兼有「文化產品」與「廣告」雙元特性的報紙也不得不向市場靠攏，生產好的「文化產品」內容不再是最重要的事，「文化產品」能不能賺錢帶進廣告才是重點。

媒體市場的過度商業競爭讓報社過分重視利潤，也造成新聞內容極度迎合讀者口味。對報社管理階層來說，降低質量會迅速對收入帶來直接效果，代價則是遲早會損害公眾的信任，削弱社會影響力，最終影響發行量和廣告<sup>47</sup>。

對於在報業文化產業下進行文化勞動的記者來說<sup>48</sup>，市場邏輯對文化勞動所產生的質變影響則是商業競爭妨礙了新聞工作者的專業判斷<sup>49</sup>。

新聞商品化的結果，記者的工作內容除了編採工作尚須肩負廣告業務與市場價值，包括收視率與廣告量。記者勞動價值的考核不再只是新聞報導的專業品質，而是看得到的進帳數字<sup>50</sup>。

也因此，記者在跑新聞扮演專業角色的同時，還得身兼「超級業務員」、「置入性行銷撰稿人」兩種或多種角色。過去記者與消息來源以資訊取得為主的互動方式，如今消息來源又再以訂報、上百萬元的座談會、上千萬元的置入性行銷等途徑肆無忌憚地操控記者。甚至有記者因為沒有爭取到報社與地方政府合辦的大型產業活動上千萬元合作案大餅，而被報社以「違反報社政策」為由資遣；這在過去幾乎是聞所未聞的事<sup>51</sup>。

---

<sup>46</sup> 徐榮華(2007),頁 18-29。

<sup>47</sup> 張衛平譯(2007),頁 3~24。

<sup>48</sup> 廣義的「文化勞動」泛指置身文化產業的勞動者，提供創意、技術能力與勞務，販賣給資本家的勞動形式。Ryan 將文化勞動者的生產關係分為約聘技藝人員與專業創作者，記者因為在科層化管理的報社裡有固定職位、被雇用且有薪資，Ryan 將記者歸類為文化產業裡專業創作者，屬於「個別化的文化勞動者」（林富美,2006,頁 5）。

<sup>49</sup> 李貞怡、李秀珠(2006),頁 135-172

<sup>50</sup> 林富美(2006),頁 1-40。

<sup>51</sup> 吳佩玲(2006),頁 1。

付錢就可以寫成新聞，報紙新聞版面淪為「可用錢買的廣告」，甚至淪為替特定金主宣傳、鬥爭、營利的工具，具有知識資本的記者須隨時在「專業知識」、「商業活動」的兩個極端的利益衝突間掙扎擺盪<sup>52</sup>。記者的工作內容變成了「金主需要什麼，我們就寫什麼」，所謂的媒體「第四階級」早已淹沒在商業浪潮下，記者的社會地位也因此貶值為媒體工業裡的「書寫工人」。直到媒體大量裁員甚至倒閉浪潮襲捲而來，向來以白領知識工人自詡的新聞工作者終究還是無法保住飯碗，漸被這股浪潮吞噬。

## 肆 淘汰螺旋中記者流浪前的社會變奏三部曲

### 一 記者貶值現象

---

<sup>52</sup> 利益衝突是指專業角色和其他角色間的衝突。Wulfemeyer 針對新聞人員利益衝突進行的實證研究，將新聞人員面臨的利益衝突分為五種類型，其中第五類即是「來自老闆、上司、廣告商、政府的外在壓力」。見羅文輝、陳韜文等(2004).頁 1~47。

看似擁有工作自主權與工作專業的記者，其工作內容卻又不像律師、醫師等半獨立性質的職業，而須完全依附於報社出刊的「報紙」，記者本身所擁有的知識資本與能力唯有透過「媒體」公開發表才能顯現出知識的力量。但記者與現代報業間的「合作模式」被市場邏輯改變，記者之於報社反倒像是媒體工人與媒體工業；一旦報業體系發生不利於新聞專業甚至向下沈淪或倒閉的劇大變化，就註定了記者身價貶值甚至流浪命運。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後期，美國地方電視台出現「市場導向新聞學」現象，將新聞「設計」成吸引觀眾的樣式，促成收視率與贏利上揚<sup>53</sup>，新聞業與市場遂由此逐漸聯結。新聞市場化的新趨勢也讓報紙以及記者的傳統角色出現變化，包括重塑新聞定義，媒體從賣方市場轉變為買方受眾市場，記者雖仍擁有新聞內容產製權，卻變成業務員，須揣摩讀者感興趣的事物並「闡釋」新聞有無市場閱讀的「新聞價值」，新聞運作模式改由閱聽人透過閱報率來為報社與記者打分數。

對照台灣媒體市場，自一九八八年解除報禁後，媒體市場的開放讓政治力對媒體的影響力逐漸式微，取而代之的是財團商業力介入。報紙從限張、限證、限印的報禁桎梏<sup>54</sup>解放至今二十餘年，但在市場機制惡性競爭下，過多媒體爭奪有限的廣告資源<sup>55</sup>，低成本、最能迎合閱聽人的淺碟式新聞大行其道<sup>56</sup>。有線電視二十四小時不斷重製報導，結果卻是電視與報紙新聞相互抄襲重疊，新聞過量同質性又太高，造成記者個人價值與報導影響力相對被稀釋。

---

<sup>53</sup> 張磊譯(2004),頁 90-95。

<sup>54</sup> 報禁包括三限：「限證」（限制報證的數目）、「限張」（限制報紙的張數）與「限印」（限制不得在報社所在地之外設印刷所）（陶芳芳,1999）。

<sup>55</sup> 傳播學者徐佳士曾表示，在多年來缺乏自由競爭的環境裡，報業從來就沒發展出一個有規律的競爭文化，所以「惡性」的相互格鬥變成了一個定律。轉引自林麗雲(2008),頁 183-212。

<sup>56</sup> 淺碟式新聞是指注重場面、熱鬧、花俏聲光效果的新聞，讓閱讀人有如看戲劇一般用感官去感覺，傳統的專業新聞處理則是探討新聞的深度較深，閱聽人必須用心去思考理解，相對地也較沈悶。（林富美 2006,頁 1-140）。

新聞市場化的邏輯則是：媒體組織是在媒體投資者、廣告主、消息來源與消費者（閱聽眾）等四個市場中創造價值<sup>57</sup>，「讀者要什麼，我們就賣」。表面上閱聽人是贏家，實際上新聞成了商品，閱聽大眾變成消費者且被媒體企業當作籌碼轉賣給廣告商以獲利。市場導向新聞學讓記者工作的內涵產生根本性變化，從知識詮釋者變成「商品闡釋的業務員」，傳統第四權階級的社會地位與工作價值逐漸式微、貶值。

## 二 時不我予的掙扎

二十世紀中葉之前的美國新聞業，新聞專業曾被尊重且鼓勵，媒體老闆願意賦予記者某種自主性好讓新聞產品擁有更好的可信度，進而增加商業收入；由於好的新聞內容可帶進商業收入，至少讓新聞專業不必臣服於商業之下。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之後，媒體的激烈競爭導致經營權易主成爲常態，媒體併購潮與媒體集團逐漸成形，著眼的不再是新聞專業而是利潤回收，當初記者被賦予的新聞專業自主權相對地就大打折扣。新聞內容反過來屈從於商業邏輯，對記者工作的影響包括其報導內容盡量迎合讀者、軟化或失去深度的新聞增加、媒體組織縮編、記者勞動強度增加、工作超時過量等。掙扎於「新聞專業」與「商業利益」夾縫間，記者勉力生存的縫隙愈趨有限。

不論美國或台灣，廣告主與消息來源透過商業邏輯運作，假「品牌娛樂」(branded entertainment)<sup>58</sup>或置入性行銷(product placement)之名攻略新聞版面的例子不勝枚舉。

---

<sup>57</sup> 張磊譯(2004),頁 93-94。

<sup>58</sup> 傳統上的置入性行銷原只在電影或節目裡應內容需要而使用某個商業品牌，發展到後來則直接將商品編入故事或娛樂內容，產生有意義的融合，此作法稱爲品牌娛樂（羅世宏、魏环、馮建三等譯,2005,頁 157）。

不少台灣報紙管理部門透過組織權力開始要求編輯部要有「利潤」概念，傳統「編業分離」的界線不再，記者也被要求推銷一定份數報紙，甚至趁跑新聞之便還得慫恿公部門買版面，且不同版面有不同價格。透過「編業合作」或「專案」方式，新聞內容「巧妙地」包裝公共政策，或出讓版面由廣告公司進行「創意式廣告」；也有報社透過辦展覽、活動而動員記者賣票給採訪對象。<sup>59</sup>

總之，報社將記者的人脈轉為可賺錢的「商脈」以為報社開源，相對而言等於昭告消息來源、政府部門與廣告主其新聞內容可用錢購買，其結果導致市場導向新聞學架構下的三個市場（廣告主、媒體投資者、消息來源）都成了記者要對抗並周旋的對象。

因應媒體組織的「新聞控制」，記者從過去雖已發展出一套「反抗策略」<sup>60</sup>。然而面對新一波商業掛帥壓力，以及廣電與新興媒體興起導致報業在廣告上節節敗退<sup>61</sup>。媒體組織在商業化成本考量下大幅裁減資深資記者種種原因下，記者的勞動條件每下愈況。「截老補新」的人力資源策略<sup>62</sup>讓記者面臨「不配合就走人」之工作飯碗與工作權不保窘境，除非離職否則根本沒有反抗餘地。

### 三 身陷淘汰螺旋的無冕王

報紙的衰退狀況遠比其他傳統媒體還更嚴重。電視、網路興起後，消費者的媒體使用習慣改變，年輕讀者一個個離開後卻沒有新讀者替補，使得全球報紙媒

---

<sup>59</sup> 大學時曾參與聯合報系 U 種子記者培訓者表示，報社當時徵求擔任「檢視保健資源改善醫療浪費」座談會紀錄，她發現與會者多是健保局官員，會後立即收到裝錢的信封袋，接著被交代寫稿方式與時間，原來不是來寫新聞而是來寫廣告（目擊者 62:頁 48）。

<sup>60</sup> 台灣報老闆從解嚴前到解嚴後，為貫徹其政治立場、個人好惡、利益關係等，常藉由人事任免、編採監控、新聞指令、獎懲調線等來操控記者，記者則透過跳槽、換線、趁主管休假「偷渡」新聞登上版面、折衷妥協等方式因應（陳順孝,2003,頁 169-190）。

<sup>61</sup> 台灣報紙自 1999 年至 2008 年已連續九年廣告量呈現下跌趨勢（動腦,386:頁 42-86）

<sup>62</sup> 聯合報在推動人力「精實方案」的同時，又在 2003 年初大規模招考，大舉進用 71 人，但薪資、福利與勞動條件均不若以往。2006 年《民生報》停刊，2007 年 8 月聯合報系再度舉辦統一招考。《自由時報》同樣也採取辭退老人錄用新人策略。

體的發行與廣告量皆「跌跌不休」。就台灣報紙而言，廣告量從一九九九年營收呈現負成長以來，至二〇〇七年已九年連續負成長。二〇〇七年尼爾森台灣媒體接觸率調查，報紙占 45%，首度被網路的 46% 超前，網路「錢」景看好，成為僅次於電視的第二大媒體。<sup>63</sup>

停刊潮與裁員潮讓第一線記者面臨最嚴峻考驗。保守粗估自二〇〇一年主要報紙停刊潮發生至今，至少已有三千多位記者離職<sup>64</sup>。他們不僅掙扎於該如何對抗廣告主、媒體投資者、消息來源對新聞專業的侵犯以及如何保住飯碗，而是一旦失業或失業後該何去何從，空有一身「知識資本」卻不知是否還有用武之地。

不過菲利普·梅耶認為，記者具有其自身一套知能與價值，而今日的訊息來源已過量，搜尋和發送信息的技術變得不如以前重要，重點反而轉向至創造訊息內容的能力<sup>65</sup>。梅耶認為，新的訊息迫使記者要嘗試新的工作方式，這同時意謂著記者須用新的方式來闡釋和組織職業專長。另外，新環境也迫使新聞業若要生存下去，就須建立專門職業體系、專門組織、專門證照，並訂定記者職業道德準則進行自我改革，以此作為對外搏鬥的武器，當報紙的新媒體形式出現時，下一代的新聞記者將應運而生<sup>66</sup>。

#### 四 小結

身處報社倒閉潮的記者們，是否意識到麥克魯漢父子提出的媒體四大律、媒體轉換與發展定律，對於身處於弱勢舊媒體報紙的平面記者來說，如何看待現在自己的工作？已離職的記者又是如何看待記者這個行業？如何預期記者行業的未來？有沒有認清鑲嵌於自身智能的「放大」、「淘汰」、「重拾」、「轉化」的準備？

---

<sup>63</sup> 〈動腦雜誌〉386: 42-86。

<sup>64</sup> 《中國時報》員工從 4000 人減到 1200 人，《民生報》裁減約 200 人，《中華日報》裁撤 150 人，保守總估計至少已有 3000 多位記者失業。

<sup>65</sup> 張衛平譯(2007),頁 243~258。

<sup>66</sup> 張衛平譯(2007),頁 243~258。

面對未來的新媒體發展如果因應？接下來本文透過訪談八位記者，呈現當下平面媒體記者面對報業的「淘汰」螺旋處境，如何自處與因應。

這些記者有的被迫離開媒體機構，面臨找工作、轉行壓力，因頓失生活經濟來源而稱為「流浪記者」，此種因大環境而離職者，本文將其歸類於「社會型流浪記者」<sup>67</sup>。有的記者雖然仍在線上，但對媒體現況與工作環境諸多抱怨，按程式化完成工作一天挨過一天，缺乏改變動力與自我超越動機，深陷「報紙是沒有希望的夕陽產業」集體灰暗思維中，甚至因配合報社以羶腥色帶有道道爭議方式處理新聞，鄙視記者是「髒工作」，此種無動力自我、喪失工作認同、僅以生存為主的工作心態，雖仍是在線記者但無異在心理上自我放逐，本文將其歸類於「心理型流浪記者」<sup>68</sup>。

## 伍 夢想，當一輩子記者

本章是以訪談不同路線記者的方式，用敘事法呈現八位受訪記者的人生故事，包括投入新聞工作的箇中轉折、內心對記者工作的深切期盼與感嘆、記者這個行業的未來等，透過他們的所思所想所聞所見，試圖呈現或拼湊出這個行業不為人知，充滿酸甜苦辣的工作樣貌與內心世界。本章共分四部分，分別是「菜鳥記者的初生之犢心情」、「一輩子當記者的夢想幻滅」、「記者自動導航系統走向未知的未來」、「柳暗花明又一村」，因篇幅有限，以下僅節錄「記者自動導航系統走向未知的未來」。

---

<sup>67</sup> 北市勞工局就業服務中心對於因社會環境被迫失業的流浪者，稱之為「社會型流浪」。許麗珍(2002)。

<sup>68</sup> 張文強(2009),頁 265~330。

## 一 「記者自動導航系統」走向不知的未來

### (一) 河馬

「沒想到，記者越當越久之後，越發覺得這個工作變得像一隻怪獸。尤其是最近三、四年，覺得記者面目可憎，報社變成越來越不認識的怪獸」，河馬如是說。不知何時開始懷疑自己為何當記者、懷疑報社到底是報新聞還是寫公關業配稿、懷疑自己所寫的「新聞」真能改變或幫助這個社會還是製造更多紛爭。

河馬說，即便帶著這麼多的疑問，有一段時間，他仍努力說服自己維持著對工作的熱情，一遇到大新聞，可以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不休假。即使被迫休假，也是一早起床看電視，看到新聞快報趕快通知長官取消休假，回台北跑新聞。

不知是職業倦怠  
還是發現自己的新聞無法改造社會  
抑或是大環境真的變差了...

總之，現在的我每天只想打混，  
看到報社的來電會皺眉頭、  
聽到長官指示會想摔東西、  
整天想打聽同業寫什麼。  
隔天看到比報會議紀錄，  
看到自己硬辦的獨家被誇獎卻一點感覺都沒有，  
只想知道有沒有獎金可以領；

還有還有，  
不管早上幾點有記者會，  
千萬不要叫醒我。

我經常覺得自己是「命運好好玩（好萊塢電影）」裡的男主角，  
整天處於「自動導航」狀態，  
兩眼無神，  
今天跟昨天或去年的這一天沒有不同，  
一整天沒做什麼事卻腰酸背痛，  
一直抱怨要離職，  
卻每天依然出現在記者室要死不活的。

河馬

河馬說，記得剛跑新聞不久後到另一家報社面試，在自傳裡寫說自己想一輩

子當記者。「當時那位長官回問我：如果你已九十歲還是會想當記者嗎？我當時

很蠢竟然回答，若還有體力我會當記者；現在想起來，真是一個爛回答。」

河馬發現，記者其實也不過是一份領薪水讓自己可以過生活的工作。特別是當跑了一條好新聞期待新聞見報後，有人能正視他所發掘出的這個問題時，主管竟然告訴你，今天沒有版面，或是「這是你的獨家嗎？獨家的意思是別人不會寫，所以獨家就可以暫時保留」。久而久之，他覺得對報社與主管來說，有好多好多遠比新聞還要重要的事情。

回想到擔任記者工作的最後兩年，河馬感慨說：「大家對新聞工作的熱情，這些年已漸漸地被這個不景氣的大環境、報社的無理要求，以及奇怪的『新聞標準』給消磨怠盡了。」

「河馬」結婚後，因為記者的工作，和另一半分隔兩地長達一年多，只有週休二日放假夫妻倆才能相聚。他曾經他很熱愛這個工作，也擔心辭掉記者後，未來要再找合適的工作該何去何從，一直掙扎在親情與工作之間無法取捨。就這樣，眼神裡不再有亮光，就像「命運好好玩」裡的主角，開啓自動導航系統漫無目的地工作，靠著「自動導航系統」渡過每個未知的明天。

## （二）卡達

卡達說，當記者時沒有想太多工作以外的事情，報社要你去哪裡拍照就去哪裡，想盡辦法就是要拍到畫面。記者的本能就像電視快遞廣告的台詞：使命必達。

卡達身上的「自動導航系統」帶領著他在每個採訪場合都要使命必達，而且要在時限內達陣。他舉例說，採訪有時得從上方高點拍整個畫面，爲了要上到大樓頂樓常和管理員或警衛攀親帶故、套交情、扯關係，請對方抽煙。總之就是要用最快速度，先爬上樓頂拍照；爲達目的，什麼都會使出來，真可說是不擇手段。

使命必達的「自動導航系統」也曾讓卡達到大陸採訪亞運新聞時突破重重關卡。卡達感慨說，過去不論如何，在工作上始終抱持一定要達到報社要求的信念。誰知，突然被解職後卻發現這些長期培養的記者本能以及長期訓練出來跑新聞的「自動導航系統」，在不當記者後似乎變得毫無用武之地。他甚至不知道，不當記者後，自己的未來與下一步在哪裡。

### （三）· 文子

文子結束了報社十多年的記者一職後，約有五年時間在新聞類周刊工作。他深深地覺得，現在的新聞在商業化引導下，爲了吸引讀者常刻意地渲染一些事件，記者也好像跟狗仔畫上了等號。文子不客氣地說：「在我所學的新聞專業裡，狗仔根本不算是記者，只是跟拍了一整天，拍到幾張圖，就自己看圖說故事，也沒有採訪當事人，也沒有深入追查」。他認爲記者已經貶值的太嚴重了，「我的孩子現在出去都不敢跟別人說我的父母以前是記者。」

在周刊工作期間，文子發現自己一點都不快樂。爲了配合公司新聞要求，「緋聞、弊案加八卦，每天都在做得罪人的工作。新聞裡沒有屍體、裸體就不夠聳動，天天都要我們想出勁爆的題材，」文子說。

令文子更氣憤的是，有一次整個組被主管留下，要全組想一個勁爆而且是可以放在頭條的獨家新聞，否則當天不能下班。沒想到就這樣全部的人在辦公室留到晚上十二時半都無法回家，迫不得已最後只好「出賣朋友」，提出一則朋友的緋聞爲新聞專題企劃，主管才讓大家下班。幸好最後這則新聞未刊出不了了之。

「出賣朋友」這件事讓文子反問自己：爲何做新聞要做到這個地步，也讓他萌生了離開的念頭。這段時間，他幾乎毫無生活品質與家庭生活可言，每天光是應付工作要求就已精疲力盡，飲食不正常又易緊張，腸胃也不好，孩子說他的臉

每天都是臭的，親子關係搞得很糟糕。

#### **(四) 老金**

老金感嘆，現在的記者不長進，只要麥克風一伸出去，任由官員無的放矢；記者報導的深度不見了，社會守門人變成了拿麥克風的勞動者。他尤其對臃色腥新聞越來越重、新聞越來越膚淺而感到心情沉重，媒體只有政治立場而無非判斷觀念，本應扮演好第四權角色卻陷入政治泥淖裡。

老金說，傳統的三大報常假第四權之名，行自己報社政黨護航之私，很多報社都是老闆意志超越新聞專業；他在某報工作時，稿子就曾被竄改。老金氣得遞辭呈，認為這是對記者的不尊重，十年來的社會亂象就是台灣付出的社會成本。

對於很多記者認為記者這個工作沒有未來，老金反倒沒有那麼悲觀。他說，可以憂慮但不能悲觀，記者一定要有自覺意識，要時時鑒察體認自己的工作價值、時時自我覺醒惕勵，這對記者來說很重要。

#### **(五) 螢火蟲**

曾經有一段時間，螢火蟲的工作不太順利，新聞上遇到強勁的他報對手，每天都擔心會被漏新聞、會被檢討，壓力真的很大。另外交往多年的男友請調到中部工作，爲了要不要隨著男友去中部這件事情，讓螢火蟲陷入兩難困境。

有好長一段時間，周遭的同業與朋友都沒聽見她那「招牌的笑聲」。螢火蟲說，「男友曾說我的記者工作不穩定，常常寫稿到很晚，要不然就是臨時有事。我覺得他去中部工作這件事，感覺上是要我攤牌，是選擇工作還是選擇婚姻」。她說，如果跟著去中部，就表示要和男友結婚了，如果沒有去的話，兩人分隔兩地，久而久之就可能疏遠了。

螢火蟲說，那段時間同業好友每看到她一次就安慰、鼓勵她一次。令她感動的是，她的主管，一位資深大哥，那段時間也十分體恤她，幫她分析，給了她好多支持。雖然對螢火蟲來說，並未想過記者會是一輩子的工作，但男友提出的要求卻讓她提早面對「是否要離開記者工作」這個選擇。

## （六）小柴

隨著媒體整體大環境越來越糟，小柴坦承他對新聞工作的熱情變得越來越少。他說，二〇〇五年、二〇〇六年，陸續倒了好多家媒體，收了四、五家報紙，很多同業都陸續失業，這些人很多都是中高齡員工了，壯年失業更不易找到工作了。有的三十八歲或四十五歲，多數都有家累，子女又未成年，上有高堂下有妻小。媒體不景氣引發的倒閉風潮，讓媒體工作人員普遍都有經濟困境問題。

他還記得在念大學時，傳播科系的學生最想去的報紙（如民生報）是人人都想擠進的窄門。結果不過十年光景，民生報就家道中落，熄燈關門，記者全都鳥獸散。「環境變化的速度已經遠遠超過我們所能適應的速度了，」小柴說。

他說，記者工作不會像公務人員時間到了有退休金可以拿，或是像某些穩定的工作如教職，不用擔心裁員減薪問題。記者是個無法讓人當一輩子的工作，也因此當記者時自己若沒有做好生涯規劃，事實上是很危險的。

「看到同業這樣子，我當然會物傷其類啊，而且會想是否有一天我也會變成這樣子，」小柴說。以前跑好新聞做好份內的事就保證工作穩定，現在跑好新聞，不漏新聞甚至有獨家表現仍不代表就不會資遣我、不淪入被裁員的名單；這是現在無法改變的媒體生態現實面。

小柴說：「記者的未來會變成什麼樣，說實話我也不知道。但現在就只能做一天是一天，趕快找一個可長可久的的工作，而非在這個看不到明天的產業裡，虛

耗自己的青春。」

### (七) 小星

小星說，「以前的工作常常要出國採訪，一天到晚飛來飛去，感覺始終沒有好好休息過。」對小星來說，出國採訪已成夢魘，採訪的路線出國之頻繁，一個月當中僅一星期左右在台灣，常常出國一下飛機就是跑新聞，整個人累到體重直直落，感覺一睜開眼睛就是工作。身體裡彷彿有一個自動導航系統帶著自己飛來飛去，卻不知道自己真正在做什麼。

小星無奈地說，這種一天到晚出國採訪的辛苦與壓力無人了解，甚至還有別組同事因為他常出國出差而眼紅。他說，在出國採訪時，因為英文不夠好，只要一閃神，對方說什麼都會沒聽到，壓力大到不行。尤其面對國際巨星，深刻體驗到台灣是個小國，往往只給五分鐘甚至更短時間採訪。有時報社要求問一些台灣粉絲才關心的「蠢問題」，自己雖然不想問，還是得在其他國際媒體前舉手發問。小星說：「真的很糗啦！但又不能不問，現在不抓緊時間問的話，國際巨星一走掉就很難問了，回台灣要怎麼寫稿？」

小星說，實在厭倦了每月飛來飛去的日子，但當時又不知道該怎麼辦。她發現，和主管溝通變得越來越困難，主管要的新聞價值和自己的新聞價南轅北轍，總覺得主管一天到晚要自己寫八卦、偶像明星的壞話，每天要有很多的算計、心機，真的很累。小星最後在另一半支持下離開新聞圈，不想再把自己的命運交在「新聞搖控器」手中。

### (八) 阿泰

阿泰回憶說，他待的第一家報社倒閉後，新聞圈又陸續傳出其他報社倒閉，讓他覺得這個圈子沒有希望也沒有未來。同業間更瀰漫著一股低氣壓與詭譎的氣

氛，被資遣裁員的同業拿不到薪水又找不到工作，還在線上的記者則一天到晚被報社要求要處理政府機關或商業單位的置入性行銷。

他說，同業們雖然抱怨連連，但看到身邊同業離職或被裁的越來越多，找不到工作的人卻少得可憐，大家只有悶著頭配合。同業們常開玩笑的一句話就是「只要每個月薪水有進帳就好，領得到薪水就好，每當有業配稿子就換個念頭想，有業配稿可寫表示報社有廣告收入，這樣也表示記者領得到薪水，」阿泰說。

阿泰認為，報老闆口口聲聲說要捍衛新聞自由，實際上卻要求記者們寫一堆業配稿。對他來說，「領得到老闆的薪水才是王道」，只有記者能維持基本生活溫飽後心情穩定，才有餘力去好好跑新聞。

## 陸 在黑夜中尋找星星

### 一 新聞工作的質變與量變

擺盪在新聞專業與市場導向之間，媒體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出現雙重特性與困境，一方面是市場上可自由交易的商品，須追求利潤，否則面臨關閉危機<sup>69</sup>。另一方面，媒體做為社會公器卻又無法像企業般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盡情地追求利潤。

媒體組織的商業化傾向讓記者的工作內容著實有了很大改變，再加上大量記者被解雇，質變與量變都導致「記者」這個行業產生劇變。被解雇的記者找不到

---

<sup>69</sup> 蘇衛(2002),頁 25~31。

工作在流浪，仍在線上的記者甚至認為這是一份「夕陽產業」且認為沒有未來，某種程度上開始自我放逐，形成「心理上的流浪」。曾有一度，這個行業一片低迷，彷彿報社倒閉就等於記者這個行業也會跟著消失。

### **(一) 並非人人都想一輩子當記者**

過去學院式的新聞教育，以及早年報人辦案，常灌輸新聞科系學生與新進記者，要將記者當成一身職志。本研究訪談發現，隨著每位記者進入新聞圈的時間點、環境以及媒體生態興衰的不同，他們各自所感受到的景況也不同，對新聞工作所抱持的信念深淺也有差異。

例如，分別在報業興盛期與衰退期進入新聞圈的新聞工作者，對於「夢想，當一輩子記者」就有不同答案。即便社會上仍期待記者是負有社會意義與新聞專業的工作，實際身處媒體環境的記者們並非人人都想一輩子當記者。

報禁開放後即投入記者工作的「文子」、「卡達」與「老金」，經歷了無冕王的全盛時期，都曾深信「夢想，當一輩子記者」是一生職志，卡達說：「從未想像過這輩子不當記者，做其他的行業」。老金更是將比報，二十多年來內化成為生活的一部分。

其他五位進入新聞圈的受訪者，小柴坦誠，「差一點去當賺錢的房仲營業員。」阿泰的第一份記者工作，就碰上報社倒閉，他說：「早就想離開這個圈子。」

### **(二) 對媒體產業失去信心，連帶讓記者對自己也失去信心**

隨著進入媒體圈的時間點以及媒體圈的興衰程度不同，記者對新聞的熱情與信心也有不一樣的溫度與感受。當媒體環境好時，記者感受到的是待遇佳、社會地位高，相對地社會責任感重，對新聞的熱忱也強。然而在媒體開始以加速度方式走下坡時，此時才進入記者圈的記者由於待遇不若以往，加上工作加重，境遇

猶如「勞力密集產業」，因而對新聞與公司的忠誠度相對降低，同時感到記者的工作地位與價值開始貶值。

訪談發現，記者社會地位與工作價值貶值，讓資深記者憂心忡忡，八位受訪者有五位，對記者這個產業失去信心，連帶對新聞工作者的未來性失去信心。

訪談另發現，信心集體潰堤的工作氛圍，像是壓力鍋與「髒空氣」般地籠罩著這個圈子。還在記者圈內的人不斷抱怨，懷著騎驢找馬的心態，一心想要離開，小柴就不斷陳述：「在還沒有找到合適可以跳槽的船以前，要先學會渡化自己，一邊跑新聞，一邊隨時做轉行準備」。

被訪談的記者不論是離職了或還在線上，幾都曾抱怨記者工作有多不好，抱怨著這是一個沒有營養的工作，同時也對自己還在當記者的工作價值感到很羞愧，河馬就說：「如果現在讓我再半夜打電話給官員，我根本做不出來，有哪個行業可以這麼做」。

當被問及認為從事記者這一行多年的經歷培養了何種能力，八位受訪者竟有五位持疑惑態度，卡達從頭到尾受訪時，都質疑：「記者有優點嗎？當記者需要什麼能力嗎？像我就只會攝影，新進的小朋友拿的數位相機畫素高、功能佳，就算攝影技術再好，都被高科技攝影器材給比下去了」。

特別的是，訪談中有二至三位受訪者，如河馬、文子，在離職半年後，想起過去記者的生涯仍「咬牙切齒」，但在不當記者一年甚至兩年後，逐漸脫離記者的生活模式時，他們開始轉變自身的想法，脫離了「當局者迷」的困境，他們都重新看待了記者身上所鑲嵌的能力。

由此可知，近年來媒體圈新聞商業化給記者帶來的強大壓力不只嚴重壓縮了記者在夾縫中周旋的空間，甚至讓一個原本被外界視為「光鮮亮麗」、「觀察入

微」、「針砭社會」的無冕王開始對這個產業失望，進而懷疑自身能力，甚至將這樣的失望、無力與無奈「內化」<sup>70</sup>成爲自身的一部分，這樣集體灰暗的負面感受，直到離開這個產業許久之後，才撥雲見日重見記者工作價值的美好。

### （三）報社倒閉潮的衝擊讓記者看不到未來

訪談中，八位受訪者有六位都提到一個重點：「記者沒有舞台可發揮了」，顯示報社倒閉潮確實對記者這一行帶來極大壓力與衝擊。阿泰說，報社接而連三的倒閉，記者又不像醫生或會計師可以自己開業，報社沒了，記者的舞台就消失了。

從訪談中可知，「失業的經驗」顯對「卡達」與「阿泰」的影響與打擊很大，甚至讓卡達對自身優點呈現「漠視」<sup>71</sup>狀態，也一度讓「阿泰」對這個行業心灰意冷。卡達雖不至於全盤否認二十多年記者生涯的社會意義，但對於身爲記者這段歲月裡所擁有的特質與優點，思考了很久仍無法作答，即便研究者舉了不少例子，但他說「從沒想過有一天會不當記者，結果現在不當記者後，竟發現二十年的記者生涯，除了會拍照到底還會什麼」，卡達對於未來更是到感一片茫然。

吊詭的是，八位被訪談者有六位很肯定地認爲記者這個行業不會消失，但進一步問到記者的未來在哪裡，卻都轉而變得無奈也答不出來，彷彿有「看不到明天，過一天是一天」的感慨。

雖然資深記者深諳新聞專業理念，但經歷一波波的新聞商業化、報社倒閉風潮，他們似已疲於捍衛新聞專業並轉而對現況妥協。新聞工作者看不到自身的未來，對於「今日新聞」的執著程度也跟著遞減。

### （四）「想，但又不敢去做」的離職決定

想要離開記者圈，對許多資深記者特別是已有家累者來說已是個「想，但又

---

<sup>70</sup> 黃惠惠(2000),頁 101~143。廖鳳池、鈕文英(2001)。頁 121~152。

<sup>71</sup> 黃惠惠(2000),頁 101~143。廖鳳池、鈕文英(2001)。頁 121~152。

不敢去做」的奢侈心願。訪談中，幾乎每位記者都忍受不了當下媒體環境中記者工作的混亂新聞價值觀，以及高壓力、低成就、無未來感甚至「髒工作」<sup>72</sup>的職場氛圍。

面對這樣的工作環境與媒體生態，部分記者選擇漠視、忍受，認為自己沒有能力去轉換新工作，也沒有專長可以跳脫出這個不利的工作環境，就像河馬有一段時間，將自己視為「命運好好玩的男主角」，每天跟著「自動導航系統」渾渾噩噩。

另有一部分記者將工作重心轉移到其他方面，如小柴培養其他專長或興趣，以及開發其他賺錢的副業機會，老金與螢火蟲則另謀進修上課的機會。螢火蟲與小柴雖也有嘗試轉換或找尋合適的新工作，自我評估的結果卻仍覺得一動不如一靜，暫且留在這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行業中。

訪談結果發現，無法「活在當下」的記者們最痛苦，如「河馬」還在線上跑新聞時、「小星」還任職原新聞機構時、「文子」掙扎於雜誌社不合理工作環境與要求時、「小柴」發現跑再多獨家也無讓自己薪水加倍或甚至免於被裁員時、「阿泰」覺得自己個性不適合當記者而一心想轉行時，均是他們最漠視甚至唾棄本身工作價值，焦慮感達到最高峰之際。換句話說，他們對工作現況感到無力無助，無法認同、無法看清記者仍擁有的工作價值卻又沒法下定決心離開，搖擺不定的態度模糊了人生目標，也消磨了人生鬥志。

久而久之，「想，又不敢去做」的搖擺思緒，在記者心中像黴菌般地生了根。這種害怕改變的態度，某種程度慢慢啃蝕甚至阻礙記者去尋求改變的渴望與行

---

<sup>72</sup> 社會學發現有些行業被社會整體認知為低級、墮落的工作，帶有污名化的成份，被貼上「髒工作」的標籤。記者則因種種帶有道德爭議的工作方式，社會對記者存負面評價，而成爲 Ashforth 與 Kreiner 分類下的小報記者，因道德問題被視為「髒工作」。張文強(2009)，頁 296~298。

動，有點像是「一個人慢慢自我催眠<sup>73</sup>：我不行」，一直無法付諸行動而錯失改變契機，最終可能演變為「對啊！記者根本就沒有什麼能力與優點」，一種「自我預設<sup>74</sup>」的魔咒。

令人擔憂的是，這種「負面的自我預設」魔咒，從點而線而面，由記者個人蔓延到了記者行業的群體間，影響所及不只是記者個人跳脫不出自身的生涯困境，原本背負改變社會弊病職責的新聞工作者，如今卻陷於低迷不振的工作氛圍中，新聞內容的品質可能因此大打折扣，社會與國家喪失了媒體這一道監督防線與改變動力，長久下來將付出更大的社會成本。

## 二·因應媒體演化改變，記者的「人生螺旋」

新聞做為一種被期待的工作，記者背負著新聞專業的使命，將自己身陷在每一天的張力與真實之中，隨著新聞商業化、社會快速變遷解離，記者猶如雙腳沾染了泥濘，在真實的社會與人際場域中匍匐前進<sup>75</sup>，也因此真實世界的記者，並不是高舉新聞專業使命，身上卻不染半點塵埃的「白衣天使」，反而像是荷槍實彈的特種部隊，需要面對人性本質的寫實挑戰，全身是泥地在野戰中打滾，刻意將自我的命運和時代的命運織合在一起，並找出時代靈魂往前跨一步的最深層動力<sup>76</sup>。

故此，每位記者，尤其是資深記者，事實上都發展出一套自我如何在新聞真實場域前進的策略。即使平面媒體倒閉潮與記者失業潮迅速且擴大漫延開來，一片哀鴻遍野的媒體圈，如此集體灰暗的光景，並不代表每位記者都悲觀以對，在

---

<sup>73</sup> 黃惠惠(2000),頁 101~143。廖鳳池、鈕文英(2001)。頁 121~152。

<sup>74</sup> 黃惠惠(2000),頁 101~143。廖鳳池、鈕文英(2001)。頁 121~152。

<sup>75</sup> 張文強(2009),頁 331~335。

<sup>76</sup> 周金福(2003),頁 31~38。

不同時候，各記者因應媒體變化的，各自的「人生螺旋」演化進程都不同。訪談發現，不同的記者因應情境方式不同，甚至在不同時空環境下，因應策略與認知思維也會產生不同的變化。

本文將八位記者面對媒體倒閉潮、媒體生態與環境的人生改變歷程，以麥克魯漢的媒體演化四大律：放大、淘汰、重拾、轉化來分析<sup>77</sup>。因應不同的媒體環境情境改變與個人因素（結婚、生子、健康、職業倦怠等），八位記者釀成於自身的「記者智能」也猶如進行了人生螺旋演化，或許演化並非依照放大、淘汰、重拾、轉化的順序進行，到達不同演化階段所經歷的時間與歷程也不盡相同，也可能四個演化歷程尚未完成或重複進行某項演化階段。

本文將四大律各演化階段的意義略為修正，包括「放大」意謂記者生涯達到高峰，「淘汰」意謂因故離職或開始在工作上自我放逐，「重拾」是指開始出現不同的思考，將記者智能再度運用出來，「轉化」是因應新媒體與新環境，融會貫通後發展出一套全新的記者知能。

下表即是以四大律來分析每一位記者的轉變，括號內則是當時所處的情境或原因：

**表 6.1：八位記者的記者智能「人生螺旋」演化**

記者	年資	人生螺旋歷程
河馬	10 年以上	放大(前六年的工作)→淘汰(結婚一年後離職)→重拾(成爲父母後)
卡達	20 年以上	放大→淘汰
文子	20 年以上	放大(前十年)→淘汰(最近兩年)→重拾(經營醫療網站)
老金	20 年以上	放大(前十五年)→重拾(運用記者智能兼差)→轉化中(學習新事物)

<sup>77</sup> 麥克魯漢將四大律的架構，討論了許多科技，包括電話、汽車、香菸、藥物等生活事物，甚至群眾，都置入此架構中，且強調此四項規律並無一個正確的觀看順序，可見此架構可以分析的範圍極廣，包括各種人事物。李蕙汝(2009),頁 14~19。Marshall & Eric McLuhan (1988),頁 131~207。

螢火蟲	10年	淘汰(工作不受器重)→放大→轉化中(進修中)
小柴	10年以上	淘汰(換工作)→放大→淘汰(工作上自我放逐)→重拾(運用記者智能兼差)→重拾(轉換新的新聞路線)
小星	6~7年	淘汰(換工作)→放大→重拾(將記者知能運用於育兒)
阿泰	7年多	淘汰(換工作)→重拾(想轉行)→放大(新工作)

如上一節所言，八位記者隨著踏入新聞圈的時間點不同，並非人人都想一輩子當記者，卡達、文子、老金都屬於二十年以上的資深記者，當他們是菜鳥記者時，當時平面媒體環境處於極盛期，待遇好、記者社會地位高，三人即全力以赴投入新聞工作，並將此視為一生的職志，三人在當時可說是正處於「放大」螺旋，記者智能發揮到極致。

河馬、螢火蟲、小柴，屬於記者年資十年的中生代記者，小柴坦言此時進入媒體圈，「對新聞界的巔峰極盛期無法恭逢其盛」，顯示記者待遇與媒體環境以不若以往，然而河馬進入行時，卻曾抱持著「夢想·一輩子當記者」，因此本文將當時入行的河馬，歸類為「放大」螺旋，小柴剛畢業時轉換過工作，螢火蟲開入行時十分不順利，因此歸類為「淘汰」螺旋。入行六至七年的小星與阿泰，也因不對記者圈抱持期待，同時曾離職換過工作，因此是「淘汰」螺旋。

訪談中發現，當進行多次訪談之後，在不同時間點訪談同一位記者相同的問題，例如「覺得記者這一行有未來嗎？」「記者有無具備特別的能力？」等，原本處於「放大」螺旋的文子、老金、河馬，想法各產生鬆動與轉變，文子與河馬分別選擇離職，因此處於「淘汰」螺旋，老金雖然仍是線上記者，但開始從事新聞之外的工作任務與兼差，因此處於「重拾」螺旋。

以「河馬」為例，剛離開記者圈前半年，每天開心地在家休養，四處上課交朋友，卻對曾任記者工作培養了何種優勢能力一概否認且嗤之以鼻，完全不覺得

記者這個工作有什麼值得驕傲的經歷。「河馬」第一次訴說記者朋友「轉業民間公司」這個例子時，是在他離職半年左右。當時他心裡對記者轉業帶著恐慌，發現原來記者似無專長。然而，訪談者聽到河馬描述這個轉業例子時，卻覺得是成功的轉行例子，因為記者可在轉行一年後迅速地觀察並體認到在新公司的處境並立即勇於學習新事物，這項能力恐怕不是一般人所能擁有。此時的河馬心裡上仍處於「淘汰」螺旋之中。

特別的是，再次訪談河馬、文子時，在不當記者至少一年後，他們雖然仍然抱怨過去的記者工作的高壓生活，但已開始轉變自身想法，漸漸地意識到其實記者的專長、培養出的能力很多，甚至認為某些專長只有在記者圈打滾過一段時間的人才得以具備，河馬就曾說：「記者可以很快和人打成一片，遇到問題，腦中有一個地圖，馬上就知道要找哪個政府單位，同時立即付諸行動開始打電話。」他說，這一點令非記者圈的朋友感到嘖嘖稱奇。因此河馬與文子，逐漸從「淘汰」螺旋中，轉變為「重拾」螺旋。

其中最特別的是河馬與小星，兩人都因為升格當父母，育兒經驗開始讓其思考，過去的記者生涯與經歷並非「如夢一場」，而是凡走過必留下痕跡，在人生轉彎處，記者智能又被兩人「重拾」，成為不一樣的記者家長。

以河馬為例，他離開記者工作兩年後有了小孩，此時再度訪談他，他已改口說「原來記者還是有很多的優點優勢」。他以一位「當過記者的家長」身份發現，「記者家長」的小孩應該會比別人的小孩有很多不一樣的長處。顯然當記者脫離了工作困境與原有框架的「淘汰」螺旋後，詮釋事情的角度已然完全不同。

然而，多次訪談卡達卻發現，卡達不論是剛離職，還是離職一年後，上了職訓課程學習了新技能，雖試圖嘗試從「淘汰」螺旋邁入「轉化」螺旋，卻仍覺得

記者沒有任何專長，並漠視擔任記者的歲月，其所擁有的記者智能能力，也因此卡達因應媒體環境變動的策略，始終停留在當年「一輩子當記者」的理想思維中，因為無法轉化現實與理想的落差，目前仍被動地處於「淘汰」螺旋之中。

「卡達」坦誠這個社會變得太快，沒想到一直走在時代前端、習於觀察社會脈動的新聞工作者，不到二十年間竟是漸被新興科技所淘汰，令他一時之間無法適應。

「文子」則是輾轉任職不同媒體後，試圖繼續「放大」記者智能，但他體認到新聞已被商業化過度浸蝕，最後選擇離開媒體圈進入「淘汰」螺旋，並在短時間內運用記者開創人生的第二春，躍入「重拾」螺旋，可說是在螺旋演化過程中，採取主動積極的應對角色。

八位記者雖然沒有一人完成「轉化」螺旋，對於未來新媒體的樣貌究竟為何，也沒有人能正確的回答出來，但老金與螢火蟲，是八人當中進入「轉化中」的記者，老金在工作之外，已積極展開學習新事物，螢火蟲則在最近投入進修行列。

在訪談過程中很明顯地看到每位受訪記者，在四大律中的不同變化，八位受訪，雖然提到報社倒閉，記者的舞台不見了，但被問及能否意識到菲利普·梅耶所說的「社會對記者的需求將永無止境」的預言，八位記者都認為記者這個行業不會消失，但僅有一半的人（老金、小星、文子、河馬），意識到記者擁有特別的智能，河馬、文子更是在多次訪談後，才改變思想為認為記者自身就是「文化金礦」，最後僅老金與螢火蟲兩人正重塑自身能力，進入「轉化」螺旋之中。

## 柒 從心出發

### 一· 結論

#### (一) 記者不會消失，但未來的圖像仍遙不可期

綜合上一章的內容，訪談發現，八位被訪談的記者一致認為記者這個行業不會消失。然而被問到記者具備何種別的職業所沒有的特質與能力，受訪記者們第一次受訪時幾乎都回答「沒有」，直到第二次甚至第三次訪談後，才漸漸發掘內

化於自身的記者智能。

至於提到如何「淘金」或「冶金」甚至重塑自身能力時，只有兩位記者想過或朝這個方向努力過。八位記者中，小柴、老金、螢火蟲、阿泰都表示，未來的新媒體應與網路有關，但會轉變成什麼樣，沒有人能預料得到，對新媒體的樣貌更沒有一個具體的概念。在對未來新媒體願景模糊不清當下卻又淪陷在「媒體是夕陽工業」的氛圍下，八位記者只有老金未經歷過「淘汰」螺旋，其他七人都或多或少都曾「離開」過記者圈，小柴甚至經歷兩次「淘汰」與兩次「重拾」，顯示這個行業既吸引人卻又曾讓人痛苦，當小柴處於第二次「淘汰」螺旋時，他說：「記者工作就像雞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如果有更好的工作，他一點都不會留戀，只不過，現在還沒有找到下一個安全的港灣，因此一動不如一靜。」但小柴說完此話沒多久，就被調派到另一條全新的路線，「重拾」記者智能。

## **(二) 記者慣於將負面批判思維「內化」為人格甚至「炮口向內」導致內傷**

訪談中另發現，記者的工作習慣採取批判或負面的角度看事情，甚至「內化」為自己的人格，在批判大環境的同時，也習慣如此批判自己的工作、自己的人生。這樣的批判性格常易讓記者陷在「悲觀」的景況，八位記者中僅老金與小星，對記者智能從頭到尾都以積極正面的態度看待，即便如此，老金與小星仍不免對身處的媒體環境與報社制度，多所抱怨與批判，顯示記者批判的火力，如果不小心很容易「炮口向內」導致內傷。

記者的負面批判性格，此時若再加上外在環境的壓力，如報社資遣裁員、金融海嘯等，記者對自己的人生、對整個記者產業就更易形塑出一種「夕陽工業」無望感<sup>78</sup>的工作氛圍，使得整個新聞圈易於瀰漫著一股「失業焦慮」、「轉行失敗」

---

<sup>78</sup> 根據貝克的認知理論，無望感可以被概念化為一種穩定的基模，此基模又會合併了負向的期待。無望感可以是一種負向經驗的重複發生。謝文傑(2006)，頁 4~5。

的負面氣氛。此時新聞產業若不注入一些「新觀念」與「新希望」的活水，這群學有專精且資歷見識豐富的資深記者將一個個凋零或離開，類似以「自我預言」或「自我催眠」方式認為記者是無用的、無能的、沒有希望的職業等低自我效能感<sup>79</sup>的想法，以致最後真的只能走向「終結」一途。

然而，在記者圈之外的人或常與記者接觸的人（如公關、政府機構的新聞聯絡人），對記者具備的職業能力與培養的技能常採高度肯定，顯示記者易於陷在「當局者迷」的負面的自我價值觀迷思中，看不到「外行人」的「高度肯定」。

也因此，記者要先有「現實感」<sup>80</sup>看清自己所處的現實狀況並站回行動者的位置，開始思索（有想法）自己是否因為對媒體生態結構、媒體組織、權力以及失業等「過度想像」而困住了自己<sup>81</sup>，以致於對現況感到失望，提早放棄做好新聞的其他可能性。例如報業廣告嚴重萎縮、報社接二連三倒閉「過度放大」<sup>82</sup>為平面媒體未來將消失，記者這個行業會跟著消失，同時過度放大對失業的恐懼，但麥克魯漢認為媒體會依據放大、淘汰、重拾、轉化四大律運行不輟，菲利普·梅耶也認為這個社會對記者的需求將永無止境，記者須轉化與提升核心價值。

看清自己所處的真實環境，其實只是位在麥克魯漢所說的「淘汰」螺旋之中，未來仍會運轉不絕地繼續「轉化」下去，找到自我並尊重現在的自己，與其完全放棄或否定自己做個天天敲鐘的和尚，不如尋回對工作的熱情，在有限度的「新聞自由」下勇敢找出能發揮的空間。

### （三）誤將新聞工作者的未來發展與報社機構過度連結

<sup>79</sup> 人們會先預想自己的行為，高效能感的人會想像成功的情境，低自我效能感會懷疑自身的能力、分析思考能力下降、想像失敗的情境。黃靖婷(2009),頁 13~18。

<sup>80</sup> 從諮商者的角度來看,有時求助者之所以陷入困境,是因為他們缺乏特定資訊或扭曲了某些事實的原貌,因此協助求助者從「迷失」的部分跳出來回到真實的狀況。黃惠惠(2000),頁 101~143。廖鳳池、鈕文英(2001),頁 121~152。

<sup>81</sup> 張文強(2009),頁 331~356。

<sup>82</sup> 諮商過程中有時會發現求助者起初只是害怕某事,但耽陷於害怕之中,會將此種害怕誇張、放大成爲一種阻礙前進的「恐懼」。黃惠惠(2000),頁 101~143。廖鳳池、鈕文英(2001),頁 121~152。

傳統上，記者誤將新聞工作者的未來發展過度與報社連結，認為記者被迫附屬於「大眾媒體」組織的一部分，以致於一開始就限制了記者的個人性，甚至使得依附在傳統報業的記者常因裁員減薪、工作量加劇、新聞商業化導向等種種原因而對記者工作感到心灰意冷，對未來也不存希望，形成一股「資深記者出走潮」或「流浪記者現象」，甚至認為報社倒閉潮等於記者行業的消失，對媒體未來沒有信心，對自己的未來也沒有信心。

然而，誠如第二到四章文獻探討所言，過去傳統報社的記者必須依附在報社機構內才能生存，書寫作品也才得以公開發表，但在二十一世紀網路世界改變了人們的閱讀習慣，顛覆所有傳統的傳播載具，紙張形式的報紙快速地被網路新聞「淘汰」，但報紙不會消失而是需要「轉化」，撰寫內容的記者也不會消失，同樣也需要隨著社會環境與科技的日新月異，工作內容有所轉變而已。

也因此，在當下報社倒閉潮一波接一波的同時，記者「當下」的舞台的確消失了，但其「未來的舞台」肯定會再出現。小柴就曾說：「業界永遠不缺好手」，老金也說：「每個人都要靠訊息與新聞來生活，記者這一行不會消失，但與媒體的雇傭關係將會逐漸鬆解」。只不過，屆時它們將以何種形態展現、多久才會展現、過度期會有多久，目前的確是個未知數。

記者的未來舞台肯定會再出現，此點可從一群公民記者、網路記者迫不及待甚至在毫無薪資狀態下一心想要投身這個行業即可一窺究竟<sup>83</sup>。記者這個行業不是沒落，而是正面臨轉型，猶如「江山代有才人出，一代舊人換新人」。記者工作未來仍有發展可期，現在的裁員潮或盤整期是記者產業的「頓號」而非句點。

新一代記者必須認清：報社倒閉不等於記者行業的消失，大量記者失業也不

---

<sup>83</sup> 王晴玲(2008)頁 8~34。

等於記者行業的絕滅，個人行動在傳播事業中，仍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記者在沒有了媒體機構保護後，須更獨立且更有能力才能應付未來的媒體新世界。特別是四大律指出的媒體演化螺旋，記者猶須放眼未來的新媒體的出現，勿將眼光侷限在現下的「淘汰困境」中。

#### **（四）記者工作固然「貶值」，但不代表「毫無價值」**

長期以來傳統媒體記者在商業化新聞的大蠱下早已被報社組織透過各種方式壓榨、摧殘殆盡。尤其是許多媒體機構爲了求生存而對記者祭出的種種不合理要求，打壞了資深記者以往對「新聞理想」的期待，以致不再認爲在新聞工作中仍有某些實際操作空間可以實現新聞理想。

老金說，記者貶值並不代表毫無價值，記者自己要做本質上的改變，重建核心價值，記者的專業與工作心態必須與時俱進。小星也持肯定的態度看待記者的智能，他說是報社制度拮据了記者的能力與新聞自由，但記者仍然是記者，在這個職位上，可以做的事情仍很多。

也因此，即便記者的工作價值貶值了且工作自主性又大不如前，他們仍擁有書寫新聞內容的權力。若記者能夠體驗到真實的自我存在，經驗到「現實的苦境」並在世界上扮演積極進取的角色，即使他的目標是「無法達成，不可企及」的，但這一點是個人自我存在的先決條件<sup>84</sup>。

總之，即便新科技打破了媒體的界線，但不代表新科技可以「打消」鑲嵌於記者自身擁有的智能。但若記者持續處在「淘汰」螺旋的心態下，不斷推陳出新的科技則有可能擊潰記者的自信心。

回到記者這個行業的本質，隨著社會環境、科技時空而改變的工作內容與型

---

<sup>84</sup> 周金福(2003),頁 31~88。

態理當不會永遠消失，原因是社會仍需要一群學有專精且有經驗的記者書寫攸關這個社會、價值觀的新聞內容。

當傳統媒體的記者一心想要離開記者圈時，一群公民記者卻一窩蜂地搶著投入記者行業，顯示記者仍具有工作價值與吸引力，這意味著在這「一進一出」之間是否有什麼環節是需要重整、補足、統合或銜接？也值得觀察。

以四大律與後視鏡概念來看，新媒體總是循者舊媒體的步伐與基礎一路「轉化」向前，因此不論是要轉職或是邁向未來的新媒體，傳統媒體出身的記者當下所累積的經歷與專業絕對是通往未來新媒體時代的踏腳石。但不可諱言，在邁向新媒體的未來之路上，記者做為書寫媒體內容的操刀者當然也須學習各項新事物而不能固步自封地陷在自己原有框架。套用四大律概念來看，記者還須將自身的智能歷經放大、淘汰、重拾、轉化，發展出「新」的媒體能力。

新聞專業的發展有其不可逆的過程，兩三百年前一路衍變至今才有了今天的樣貌。未來不論科技如何發展，新聞的載具如何日新月異，新聞內容都會一直存在。套用一句麥克魯漢說的「訊息是人的延伸」，只要有人在訊息就存在。而一旦人對訊息的需求仍然存在，新聞內容也就不會消失，書寫新聞內容的記者當然也將持續存在。

曼弗德爾(Lewis Mumford)強調，人們必須在不斷的承諾中鍛鍊新的自己。他在《人的轉變》(Transformation of Man)一書中指出，每個達成的目標都是新的起點，全人類歲月的累積只是一個開端。此外，莫瑞爾也認為，社會與新聞界的前途確實堪慮，但記者沒有理由失望，應把這樣的憂心化為刺激，從心出發，激勵我們投入且全面熱情的活著，活在像沙特所謂的自由以及曼弗德爾「不斷投

入未來」的概念中<sup>85</sup>。

### 參考書目

戈公振(1926)。《中國報學史》。台北：學生書局。

江元慶(2006)。〈司法無邊〉。台北：政治大學傳播學院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朱若蘭(2002)。〈臺灣報業記者勞工意識的建構與轉變(1984-2002)〉。台北：政大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sup>85</sup> 周金福 2003,頁 13。

- 王晴玲(2008)。〈公民新聞的在地實踐，公視 PeoPo 新聞平台公眾參與及多元報導研究〉。台北：政大廣播暨電視研究所碩士論文。
- 李蕙汝(2009)。〈四大律理論下之媒介交替與轉型－以台灣「電視電影」為例〉。台北：政大廣播電視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 李筱雯(2004)。〈好新聞？好生意？－台灣報業生產政治的轉變〉。台北：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李貞怡、李秀珠(2006)。〈台灣媒體競爭市場之報紙內容多樣性研究〉。《新聞學研究》88: 135-172。
- 李瞻(1966)。《世界新聞史》。台北：商務。
- 李明穎、施盈廷、楊秀娟譯(2006)。《最新大眾傳播史：從古騰堡到網際網路的時代》。台北：韋伯文化。(原著：Asa Briggs and Peter Burke [ 2002 ],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Media: From gutenber to the Internet. Polity Press)
- 宋偉航譯(2000)。《數位麥克魯漢》。台北：貓頭鷹出版社。(原著：Paul Levinson,[1999].Digital McLuhan: A Guide to the Information Millennium.
- 汪益譯(1999)。《預知傳播紀事－麥克魯漢讀本》。台北：商務。(原書：Eric McLuhan, Frank Zingrone [1995]. *Essential McLuhan*.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 汪琪、鍾蔚文 (1988)。《第二代媒介－傳播革命之後》。台北：東華書局。
- 沈俊法、汪新源著(1993)。《記者心理學》，北京：新華出版社。
- 邱德才(2001)。《解決問題的諮商架構》。台北：張老師文化。
- 吳佩玲(2006)。〈商業化新聞操作下的自主空間：記者的反抗策略〉，台北：政大傳播學院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 林富美(1998)。〈台灣政經脈絡中的報業發展－以聯合報為例，探討媒介雙元性質對報業組織作為的影響〉，台北：政大新聞研究所博士論文。
- 林富美(2006)。《台灣新聞工作者與藝人－解析市場經濟下的文化勞動》，台北：秀威資訊。
- 林麗雲(2008)。〈變遷與挑戰，解禁後的台灣報業〉，《新聞學研究》95: 183-212。
- 周金福譯(2003)。《新聞倫理 存在主義的觀點》，台北：巨流圖書。(原著：John C.Merrill.(1977).Existential Journalism,Originally, Ames 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胡立宗(1998)。〈蘋果日報「讀者要，我們就賣」〉，台北：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紀振清(1996)。〈新聞報業之競爭規範〉，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 陶芳芳(1999)。〈從政治控制到市場機制：台灣報業發行之變遷〉。台北：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梁玉芳(1990)。〈新聞基模之研究-專家與生手知識構差異之探討〉。台北：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世敏(1992)。《大眾傳播與社會變遷》。台北：三民書局。
- 陳順孝(2004)。《新聞控制與反控制－「記者避禍」的報導策略》。台北：五南。
- 陳彥伯(2008)。〈從失業記者到電視名嘴－資深媒體人陳彥伯的故事〉。《Career 雜誌》，392:122
- 徐榮華(2007)。〈台灣報業經營困境與因應策略〉，台北：政大傳播學院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 陸鏗(2004)。《大記者三章－記者的精神與作業》。台北：網路與書出版。
- 莊豐嘉(2008)。〈報禁解除二十年〉。《目擊者》，62:14-51。
- 馮久玲(2002)。《文化是好生意》。香港：城邦文化事業。
- 馮建三等編著(1998)。《媒體工業與媒體工人－大媒體》。台北：元尊文化。
- 許麗珍(2002)。〈街友輔導街友 北市將心比心，勞工局建立人力資料庫，九個月來協助百餘人重返職場〉。《聯合報》，2002年9月21日21版。
- 張磊譯(2004)。《市場新聞業-公民自行小心?》，北京：新華出版社。〔原著：John H. McManus [1994]。 *Market-Driven Journalism: Let the Citizen Beware?* Thousand Oaks, CA：Sage Publications. 〕
- 張衛平譯(2007)。《正在消失的報紙》。北京：新華出版社。〔原著：Philip Meyer[2004]。 *The Vanishing Newspaper : saving Journalism in the information age.*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 張寶芳(2005a)。〈建構一個以基模為本的新聞專業知識支援系統〉，《新聞學研究》84:41-78。
- 張寶芳(2005b)。〈內容鳴奏曲-當「想像」遇上科技〉，《自反縮不縮,政大七十年》頁269~274。馮建三編，台北：政治大學新聞系。
- 黃惠惠(2000)。《助人歷程與技巧》。台北：張老師文化公司。
- 黃靖婷(2009)。〈社會化戰術與主動性人格對社會化結果之影響及其中介機制之探討〉。台北：政大心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程予誠(1998)。《傳播帝國－新媒介帝國主義》。台北：亞太圖書出版社。
- 動腦雜誌編輯部(2008)。〈創意決戰媒體未來〉，《動腦雜誌》，286:42-86。
- 動腦雜誌編輯部(2004)。〈廣告跌跌跌，業外找錢財〉，《動腦雜誌》，338: 51-57。

- 動腦雜誌編輯部 (1999)。〈'98 年台灣媒體大勢〉，《動腦雜誌》，278: 30-31。
- 動腦雜誌編輯部 (1995)。〈1995 台灣媒體大勢〉，《動腦雜誌》，228: 24-25。
- 齊思賢譯(2000)。《知識經濟時代》台北：時報出版。〔原著：Lester C. Thurow [1999]。Building Wealth: The new rules for individuals, companies, and nation in a knowledge based economic . New York: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 〕
- 彭后諦(2006)。〈記者的過度商品化-以台灣電視新聞性談話節目中的記者為例〉。台北：政大新聞所碩士論文。
- 彭家發 (1994)。〈新聞記者客觀包袱之利弊得失〉，《新聞學與術的對話》，臧國仁主編，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編印。
- 鄭貞銘(1989)。《新聞採訪的理論與實際》，台北：商務。
- 鄭明萱譯(2006)。〈認識媒體，人的延伸〉。台北：貓頭鷹出版社。(原書：M. McLuhan, [1964/1994].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Cambridge: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 詹宏志(1999)。〈E 時代，數位世界 99 則觀察〉。台北：巨思文化。
- 楊惠棋(2008)。〈台灣外勤記者採訪安全初探-市場導向下的個案分析及省思〉。台北：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蔡文英(2009)。蘋果日報〈媒體寒冬，美 33 報破產〉，蘋果日報 2009 年 2 月 26 日綜合外電報導。
- 蔡明翰(2006)。〈生涯定向的追尋之旅：四名流浪教師的生命故事〉。台北：台北市立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蔡崇隆、林芥佑主編(2004)。《台灣新聞記者權益手冊》，台北：台灣新聞記者協會。

劉北城、楊選嬰譯(2003)。《規訓與懲罰》，北京：新知三聯書店。(原著：M.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London: Penguin.)

劉明堂(2008)。〈消失的報紙〉。《目擊者雙月刊》62：頁 40-44。

劉幼俐等著(2004)。《電訊傳播》。台北：雙葉書廊。

劉欣宜(2008)。〈流浪教師的夢與現實：師資培育政策變革後，準教師的困境〉。

台北：師大教育學系博士論文。

臧國仁、鍾蔚文(1994)。〈記者如何問問題？如何問好問題？如何問對問題？〉，

頁 45~72，《新聞學與術的對話》，台北：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編印。

廖鳳池、鈕文英(2001)。《問題解決諮商模式》。台北：張老師文化公司。

廖惠珠(2008)。《拒絕遊牧－流浪教師的修辭策略》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

潘邦順譯(2000)。《大眾傳播理論》。台北：風雲論壇出版社。(原著：Denis

McQuail,[1994].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 An Introduction.( Third

Edition),New York.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鍾蔚文、臧國仁 (1994)。〈如何從生手到專家〉，頁 73~87，《新聞學與術的對

話》，台北：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編印。

謝文傑(2006)。〈無望感與未來思考及情緒困擾間之關係〉。台北：政大心理學

研究所碩士論文。

蕭肇君(1996)。〈論媒體勞動：閱聽人、記者與記者後備軍〉。台北：政大新聞

所碩士論文。

戴定國(1997)。〈全人教育實驗學校深度報導〉，台北：政大新聞所碩士論文。

羅文輝、陳韜文等(2004)。〈變遷中的大陸、香港、台灣新聞人員〉，台北：巨

流。

羅世宏(2008)。〈自由報業誰買單？新聞與民主的再思考〉，《新聞學研究》  
95：頁 213-238

羅世宏、魏均、馮建三等譯(2005)。《問題媒體－21 世紀美國傳播政治》，台北：  
巨流圖書。(原著：Robert W. McChesney [2005]. The Problem of the Media.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羅珮珊(2008)。〈菜鳥記者談報禁解除〉，《目擊者》62：48。

羅淑汝(2008),〈無店舖零售市場之競爭區位分析-不同生活型態集群閱聽人資源  
角度之探討〉。嘉義：中正大學電訊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羅惠瑩(2006)。〈我國中小學教師專業「證照」制度之研究〉。高雄：中山大學政  
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譚士屏(2001)。〈台灣報紙產品市場競爭行為分析 1988-1999〉。台北：政治大  
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蘇嫻雅(2004)。《煞不住的下衝列車-台媒體批判》。台北：米羅文化。

蘇蘅(2002)。《競爭時代的報紙—理論與實務》。台北：時英出版社。

顧美芬(2008)。〈報紙糧荒正蔓延〉，《目擊者》65：5。

聯合報系月刊編輯部(2002)，239 期。

蘋果日報綜合報導(2006 年 11 月 3 日)。〈中華日報擬精簡 150 人〉，台灣蘋  
果日報。

蘋果日報綜合報導(2006 年 11 月 30 日)。〈民生報 28 年歷史今劃句點〉，台  
灣蘋果日報。

蘋果日報綜合報導(2009 年 11 月 26 日)。〈蘋果動新聞，遭重罰五十萬過度描述

犯罪，違反兒少法〉。台灣蘋果日報。

Career 雜誌編輯部 (2008)。〈放下工作去流浪 別想得太浪漫〉《Career 快樂  
工作人雜誌》391:58

### 英文參考書目

McLuhan M. & McLuhan. E. (1988)。Law of Media: The New Science. London :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網路資料

主計處 (2006)。〈經濟成長率〉。取自 <http://www.dgbas.gov.tw/>

[ct.asp?xItem=1631&ctNode=2252](http://www.dgbas.gov.tw/ct.asp?xItem=1631&ctNode=2252).

王麗鈞編譯(2008)。〈英國報業找停損，周一不出報〉，《時報資訊網站》

2008/10/14 10:22 取自

<http://tw.info.search.yahoo.com/search/news?p=%E5%91%A8%E4%B8%80%E4%B8%8>

[D%E5%87%BA%E5%A0%B1&ei=UTF-8&fr=ush-news&x=wrt](http://tw.info.search.yahoo.com/search/news?p=%E5%91%A8%E4%B8%80%E4%B8%8D%E5%87%BA%E5%A0%B1&ei=UTF-8&fr=ush-news&x=wrt)

YAHOO <找知識> 第一份報紙，2008/10/20 12:01 分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406011107800>

維基百科：記者的定義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A8%98%E8%80%85&variant=zh-t>

[w#E8.A8.98.E8.80.85.E7.9A.84.E5.B7.A5.E4.BD.9C](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A8%98%E8%80%85&variant=zh-tw#E8.A8.98.E8.80.85.E7.9A.84.E5.B7.A5.E4.BD.9C) 2008/10/26 20:23

全國法規資料庫有關《大量解雇勞工保護法》的規定 2009 年 2 月 9 日 14:05 分

<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4A.asp?FullDoc=all&Fcode=N0020012>

## 附錄：本研究之研究步驟

### 壹、研究動機：「報紙是沒有希望的夕陽產業」魔咒漫延

隨著前幾年台灣經濟不景氣，習慣於採訪各行業各業的記者在各就業服務站

採訪失業者的機會越來越多。聽著失業【記】者述說被社會淘汰的心酸、找工作的困難等，引發了本研究之初步發想。事實上，絕大多數記者（包括本文作者在內）一輩子從未想過「失業」這兩個字有朝一日竟然會發生在這個自詡為「白領階級」的新聞行業。

然而一九九九年開始，陸續聽聞各報社內部傳出廣告量嚴重下滑，每月虧損赤字不斷攀升、資金缺口越來越大，使得記者自嘲已經慢慢落入「冷水煮青蛙」的潛藏隱憂。

二〇〇六年以降，身邊失業的記者同業越來越多，從十位當中有兩位慢慢演變為十位記者竟有五、六位離職；到後來，整個報社的新聞記者全數遭到裁員命運，且還不乏過去所說的「傳統三大報」相關企業在內。

這時許多記者們才驚覺，原來報社經年累月每逢年底便高喊的「不景氣，員工共體時艱」口號不再只是因為年關將近，為了少發員工年終的「心戰喊話煙霧彈」，而是從空砲彈的煙霧中一下子變成了真槍實彈的野戰求生大考驗。

這一計「報社裁員潮」真槍實彈來得又急又快，震撼力十足，快速地由點而線、由線而面地發展成一發不可收拾的「報社倒閉潮」、「記者遭大量解雇」社會現象。

猶記得當時因應為數眾多的工廠倒閉勞資糾紛而修改為符合廣大勞工期待的「大量解雇法」，在修法不過幾年間卻立即就可適用於無冕王身上，這也是已失業或面臨失業恐懼的同業們（包括筆者）的疑惑。

媒體生態的鉅變也面臨了新科技對傳統媒體報社產業的衝擊。在一波波失業潮波濤洶湧地打在記者身上後，其工作場域逐漸演變成「先求溫飽」為了生存而

存在的工作心態<sup>86</sup>。

可怕的是，整個媒體圈不僅只有記者如此想，編輯走向也銳變成爲了生存可以接受廣告主、受訪政府單位的「廣告訂單」或置入性行銷，用新聞版面來換取賴以維生的銀兩。記者則是爲了不被裁員而被迫妥協配合，離職成了不敢說出口的掙扎與奢望。

當離職的記者找不到工作，還在線上的記者諸多抱怨工作環境多麼惡劣時，「報紙是沒有希望的夕陽產業」的魔咒，像「髒空氣」一樣地沾黏在新聞組織、記者的工作場域甚至記者的想法中，變成了揮之不去的惡夢，終究形成記者無動力自我與「集體灰暗時代」來臨<sup>87</sup>。

本文的完成，就是作者自身面對如此氛圍而對整個新聞產業如何往下走所產生的嚴肅思考，旨在藉由訪談瞭解實際以及即將流浪的記者們如何面對過去、思考未來，如何面對產業、思考自己。

## 貳、研究目的

### 1. 解除「報紙是沒有希望的夕陽產業」魔咒而寫

爲什麼想研究流浪記者的議題？原因很簡單，只因爲想走出灰暗無望的記者時代。不只是作者個人想要「出黑暗入光明」，另也想藉由本篇論文研究讓記者同業們看到希望，看見記者身上長久以來所累積、鑲嵌的核心價值乃是適應新媒體未來的良方，但這些原有的核心價值還需經過「轉化」。

麥克魯漢父子筆下的放大（enhancement）、淘汰（obsolescence）、重拾

---

<sup>86</sup> 張文強(2009),頁 229~264。

<sup>87</sup> 張文強(2009),頁 265~330。

(retrieval)、轉化(reversal)等「媒體四大規律」，麥克魯漢與 Fiore「後視鏡」概念以及菲利普·梅耶所說的「社會對記者的需求將永無止境」預言，其實都給了「記者」一職很大的鼓舞。新聞工作者並非沒有未來，待黑暗時代過去，記者的文藝復興就在不遠處。

簡單來說，這篇論文就是為了解除「報紙是沒有希望的夕陽產業」魔咒而寫。

## 2. 捕捉集體灰暗時代下的流浪記者身影

平面媒體優勢不再的現況不容贅述，當下許多研究大多數著重在描繪媒體產業、媒體經營、媒體大環境、媒體生態的轉變。即便探索新聞工作者的現況，也多將焦點放在記者的勞動權、工作權、新聞自由與新聞倫理等議題，探討媒體環境的轉變或是商業化邏輯下對記者書寫新聞的衝擊。至於流浪記者，不論是實質上的流浪（經濟型流浪）或是心理上的流浪（社會型流浪），幾乎無人觸及。

透過訪談八位記者的過程，捕捉集體灰暗時代下的流浪記者身影，在黃金年代消失與新聞專業論述崩解後如何從夢想一輩子當記者，到後來大環境整體促成了當下新聞工作場域以生存為主的工作心態，這樣的心態讓線上記者個人形塑出一種無動力自我、喪失工作認同的氛圍<sup>88</sup>。已離職者更視記者經歷為可恥印記，原因是越來越多具道德爭議的新聞處理方式讓他們感到記者工作像是一種「髒工作」<sup>89</sup>，不願意在人前承諾他曾經當過記者。

訪談流浪記者，另一個目的則是為了解當下記者們對新聞工作的未來想像。受訪記者普遍認為記者的現況彷彿「星光已滅，曙光未現」般的黑暗，不認為還有未來可言，或即使有未來，現在也完全看不到。

---

<sup>88</sup> 張文強(2009),頁 265~330。

<sup>89</sup> 張文強(2009),頁 265~330。

## 參、本文結構與書寫方法

### 1. 綜合「學術論文」與「報導文學」的方式書寫

本文基本上圍繞在從事記者行業的「人」身上。全文共計六章，以綜合「學術論文」與「報導文學」的方式書寫。

第一章「沒落中的報紙產業」是研究背景、研究目的與問題意識，第二章「媒體演化的螺旋」、第三章「媒體生態更迭中的記者角色演變」、第四章「淘汰螺旋中的記者流浪前社會變奏三部曲」均屬文獻探討，但各章標題、內文的書寫方法，卻又與傳統的學術論文迥異。

第五章「夢想，當一輩子記者」雖以奠基於事實真相、人物故事的報導文學<sup>90</sup>方式處理，但書寫八位記者從菜鳥記者的初生之犢到「流浪」的心路歷程的編排方法卻又似是「學術論文」方式。

### 2. 訪談方式與一般社會科學的嚴謹步驟差異頗大

受限於「流浪記者」的敏感字眼，訪談八位記者的過程，與一般社會科學的嚴謹步驟差異頗大。

對於已離職的記者而言，不論是被裁員、報社倒閉而被大量資遣或是自動離職，訪談一開始均無任何一人願意接受自己正在流浪這個說法，當事人對「流浪」字眼尤採否認態度。

線上記者心理上「流浪」情形也礙於受訪者的工作時間不確定、突發新聞的發生、個人原因的排拒，以致於訪談時能爭取到完整半小時已屬難得。訪談時間

---

<sup>90</sup> 江元慶(2006),頁 138~152。

有時甚至零碎切割，另則因受訪者不耐或認為這個議題無意談論而不想好整以暇地坐著接受探問。因此，能訪談的時間幾乎可謂從「時間的縫隙」裡擠出零碎片段時光完成。

另由於「流浪現象」研究的是記者的心路歷程，第五章所寫內容某部分是透過對受訪者平日的觀察、受訪時的互動而書寫，並非全然經由訪談內容而來，此也與一般社會科學的嚴謹步驟不同。

## 肆、訪談步驟與訪談人物

### 1. 訪談步驟

訪談過程先是定義流浪記者意義為「離開報社尚未找到工作的新聞記者」，但在找尋受訪者過程十分不順，即便透過朋友與記者同業聯繫，多數流浪記者一聽到「流浪」字眼紛紛婉拒，一度陷入膠著。

改變研究策略之方式，則為修正「流浪記者」的定義不只侷限在離職記者，也擴及仍在線上跑新聞但呈現無動力自我、喪失工作認同的記者。訪談技巧與策略則改為「打游擊」方式，有時趁著受訪者工作空檔閒聊，有時看對方此刻不太忙即以「擇日不如撞日」訪談。更有甚者，筆者還須觀察受訪者今天心情如何，若心情大好則適合訪談，若心情不佳只好選擇改日再說。

筆者曾有一次發現「卡達」有空，但心情低落，試著詢問可不可以訪談，而有被拒絕的經驗。也因此，訪談過程有很大部分完全取決於受訪者的狀態以及受訪者的心理狀態是否準備好、心情上是否想要訪談等，變數不一而足。

此外，除了電訪確定可以用抄筆記之外，有時面訪記者還得視狀況，有的記

者因防衛心之故，不喜歡看到筆者一直抄寫筆記，也因此筆者必須像是在閒聊般，偶而記上一兩句關鍵用語，未能抄寫起來的部分就只好以土法鍊鋼用腦袋先記住，待訪談一結束，筆者轉身過去趕快寫下方才所言的數項重點，或甚至用電腦趕快先紀錄下來。

當然，筆者自己的工作壓力以及車禍開刀住院與復健的一年中，右手因傷完全無法動筆的狀況下，也曾讓本論文停擺一段時間。

訪談過程中，筆者總是小心翼翼，擔心若不顧受訪者感受而執意訪談，恐因筆者的訪談任務對受訪者來說完全「毫無約束力」加上「流浪字眼太敏感」等不利狀況，即有可能流失好不容易找到或是已展開訪談的對象突然流失。

## 2. 訪談人物

本文談及的流浪記者以平面媒體的記者為主，主要因為平面媒體報紙被新科技媒體如廣電媒體、網際網路嚴重壓縮生存空間，身陷「淘汰」螺旋中，其大量解雇潮業已對記者產生「流浪壓力」並已形成「流浪現象」。

八位訪談記者包括河馬、卡達、文子均屬離職記者，老金、螢火蟲、小柴、小星、阿泰訪談時則仍是線上記者。不論離職或仍在線上，其記者年資至少都在五年以上，老金、文子、卡達甚至是十五年以上的資深記者。

八位記者均待過不只一家報社，對轉換新聞路線、轉換報社甚至轉換工作都有深刻體驗。也因此被選為受訪對象，由其述說記者新聞角色與地位、從過去到現代的轉變，兼以描述當下記者圈的新聞專業掙扎以及對未來新媒體的推斷與想像。

本文書寫時為保護記者隱私並確保不被報社機構認出來以致造成困擾，皆以

化名代替，且性別、基本個人資料或太詳盡的背景也盡量省略，以免本論文付梓後造成受訪者與筆者的雙方面的困擾。

八位記者的背景資料與訪談時間如下表：

化名	現職或曾任媒體	年資	訪談次數
河馬	某平面媒體記者	10 年以上	面訪 2 次、電訪 4 次、部落格留言 3 次
卡達	某平面媒體記者	20 年以上	面訪 5 次、電訪 2 次
文子	某媒體記者	20 年以上	電訪 2 次、面訪 4 次
老金	某媒體記者	20 年以上	電訪 3 次
螢火蟲	某平面媒體記者	10 年	火車上面談 1 次、電話 4 次、MSN 交談 3 次
小柴	某平面媒體記者	10 年以上	面訪 6 次
小星	某平面媒體記者	6~7 年	面訪 2 次、電訪 3 次、MSN 交談 2 次
阿泰	某平面媒體記者	7 年多	面訪 4 次、電訪 3 次、MSN 交談 3 次